增訂四書大全

中庸讀法
中庸上

四

漢書門
類 四九 號 四九 函 四〇 架 二五 冊 二九

內閣文庫
漢書 類 四九 號 四九 冊 二九 函 二七七 架 一七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49
冊數 29 (4)
函號 277 153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衍按南軒論中庸從入之功而舉不睹不聞爲言殊不可解編書者何故採入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南軒張氏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己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於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勉齋黃氏曰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脈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子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指異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爲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朱子以誠之一字爲此篇之樞紐

淺草文庫

示人妙矣○（西山真氏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慎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許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勉齋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却不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衮讀方知首尾然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衮讀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爲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爲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麽細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閒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

份按王氏此條已見序文中何故重出

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脈貫通之處朱子旣爲之章句又提其宏綱如言某章是援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共有次序○王氏曰是篇分爲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愼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知工夫如謹獨脩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

大全辨曰大學雖言學而道在其中中庸雖言道而學在其中蓋學所以求道非道亦不可謂學饒氏岐而二之非也

而天下平底事。雙峰饒氏曰大學只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份按夔道學失傳句便含異端起而亂眞意在內○爲中庸作序故首二句先將作書大指虛虛籠起令讀者心目朗然

份按許氏謂道統以有位者言然則孔子以下皆不得與道統者耶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去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傳字一篇骨子。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眞也於是作爲此書○雲峰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通考晁氏程氏曰子思子稱子者師尊之也重在下字若子程子則重在上字而下爲男子通稱○東陽許氏曰中庸專言道故起首便言道學道統道學主於學兼上下言道統主於行獨以有位者言凡言統者學亦在其中學字闊可包統字附蒙引道學之有成者始得以與夫道統道學以講道言道統以傳道言。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統二字爲此序綱領後

份按此段就禹謨將中字洗發所以原是書之旨所自來也

份按此段以堯之所云執中為主而以舜之三言為執中下手工夫非空空說箇心字也故謂三聖人以中相傳可也謂三聖人以心相傳不可也

面屢提撥照應。通考○東陽許氏曰堯舜以前開闢生物以來卽有首出庶物之聖人與天同道而立乎其位者此但言上古聖神蓋混言之繼立二字不要重看天道流行無物不在衆人所不能知惟神聖自然與天合而言動皆可為萬世標準非是有意繼續天道特為人而立法也

其見形甸反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扶又反又也後凡遇此字當釋為又字之義者並同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扶序中除夫子之夫如字外並同音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平聲也

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卽是道心○勿齋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人心道心之分焉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雲峰胡氏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執例論自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愈見堯之所以為聖爾況中無定體儘不言執人將視之如風如影不可捕詰矣然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於一貫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勿齋程氏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格菴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附語錄所以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問知覺是心之靈固如此抑氣之為耶曰

困勉錄曰大學章句以虛靈對言則虛為體靈為用中庸序以虛靈知覺對言則虛靈總為體知覺為用

困勉錄曰人心道心只是一箇心朱子蔡氏胡氏許氏皆未嘗離卻人心以說道心蒙引則曰不必專以人心之得其正者爲道心如此則人心之外更無道心可言矣且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隨感而發無非天理豈必皆從耳目口鼻之欲上發來耶但不可謂人心全與道心相反蓋人心之得其正者亦卽是道心耳按非人心則惻隱羞惡之心亦何所附麗耶蒙引此說不必從也○份按朱子謂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自其有所營爲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又謂人心是有知覺有嗜欲者而以我欲仁從心所欲性之欲感於物而動之類當之則凡心之所欲爲者卽人心也信乎非人心則惻隱羞惡之心無所附麗也○勉齋以喜怒哀樂爲人心夫世間何事不係於喜怒哀樂上亦可見人心之外更無道心矣○困勉錄曰虛靈爲體知覺爲用新安陳氏謂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不是虛靈難爲體而細分之虛又是體靈又是用虛靜靈動動靜無不同耶

不專是氣是先有知覺之理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

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

問形氣是耳目鼻口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欲朱子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如飢飽寒煖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蔡李通曰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爲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柁也船無柁縱之行有時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柁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西山眞氏曰私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遂及我私言私其豵此類以惡言之可乎○雲峰胡氏曰生是氣已用事時方生原是從大本上說來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氣者言之○新安陳氏曰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東陽許氏曰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人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爲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箇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卻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卽合乎道而爲道心之用矣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

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新安陳氏曰前言虛靈知覺總心之體用而言此單言所以爲知覺者專以心之用言也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發者曰道心所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虛靈

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

朱子所以謂言虚靈知覺後只言知覺者只是以此該彼耳余初誤取新安之說○今按朱子謂此心之靈其覺於理者道心其覺於欲者人心說覺字都本靈字說來困勉錄以此該彼之說甚當新安謂專以用言非也

耳朱子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雲峰胡氏曰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為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人不過血氣之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然

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附語錄問上智何以更有人心曰掐著痛抓著癢此非人心而何自人有人心道心一箇生於血氣一箇生於義理飢寒痛癢此人心也惻隱羞惡此道心也雖上智亦同也○勉齋先生集復李公晦書來教謂喜怒哀樂屬於人心為未當必欲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者為人心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為道心以經文義理考之竊恐不然朱先生中庸序云人心發於形氣之私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形氣在我如耳目鼻口是也聲色臭味在物豈得以發於聲色臭味者為人心乎先生云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今以由聲色臭味而喜怒哀樂則是聖人未免於逐物也而可乎謂由仁義禮智而喜怒哀樂者為道心則鄉黨一篇委蛇曲折煥乎其文章莫匪由仁義禮智而發也曷為而以道心為惟微乎人指此身而言道指此理而言發於此身者則如喜怒哀樂是也發於此理者則仁義禮智是也今云兼喜怒哀樂而為道心則理與氣渾然而無別矣故以喜怒哀樂為人心者以其發於形氣之私也以仁義禮智為道心者以其原於性命之正也人心道心相對而言猶易之言器與道孟子之言氣與義也人心既危而易陷道心復微而難明故當精以察之則喜怒哀樂之間皆見其有當然之則又當一以守之使之無一念而不合乎當然之則然後信能守其中而不失也

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而不

佐按利之與善只是義理與人欲之辨爾要亦不離乎人心道心也何得強爲分別

知所以治之。〔陳氏曰〕人心道心。二者無日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不相交涉。只在人別識之。○〔新安陳氏曰〕不知所以治之者不知以精一之理治之也。**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危愈危流於惡。微愈微幾於無。**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朱子曰〕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雲峰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爲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去聲**也。**〔朱子曰〕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陳氏曰〕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二之。○〔雲峰胡氏曰〕孟子曰利與善之間。所謂間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方雜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旣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必能專一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精則察夫二者之間。是察人心道心之間。要察到疑似纖毫之際。此言心。是指動處。當時告大禹故言如此若學者則用格物致知之功。私是就形氣上來性命之正則是得之於天者。固與天地人物同言。**從事於斯。**斯指精一**無少閒**去聲**斷**徒玩反**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問人心可以無否。〔朱子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有道心而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豈能無。但爲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爲害爾。故聖人以爲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爲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準者也。然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閒。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

困勉錄曰惟精即格物致知工夫但聖人之格致比學者較易耳東陽之說非也

是義理與人欲之辨爾【通考】朱子曰至危者無如人心所以曾子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精是精別此二者一是守之固也顔子擇中庸處便是精得一善服膺弗失處便是一伊川云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此說甚好又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若只是人心也危故曰惟聖罔念作狂【附】朱子文集答黃子耕書以道心為主則人心亦化而為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然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學蔀通辨】傳習錄謂朱子說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說得不是觀論語非禮勿視聽言動為子謂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是非分明道心為主而人心聽命乎何得主禪學以疑朱子也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朱子曰】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流行○【雲峯胡氏曰】人心本危能收斂人來則危者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中如何況只精一便是執之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先在惟精而重在惟一○【新安陳氏曰】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以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繆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附】【蒙引】先儒謂人心本危能收斂入來則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著充拓出去之說似無容議收斂入來之說尚有可疑蓋人心之合乎道者則謂之道心其與道心相對者正謂之人心人心止是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已是正當節之克之使其聽命於道心可也而乃但收斂入來猶容其潛藏隱伏於習中何益哉非徒無益而終有害矣先儒收斂人心入來之說蓋效孟子所謂收其放心之語而失之蓋心放於外者收之則有於內矣是人之良心也敬利於收若此所謂人心功對道心言者若不以道心主宰之而徒收斂入來非克何亦歸耶必且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終至有暴著而不可擴者此必然之理也

夫堯舜禹天下之

愚按前既將中字洗發分明此遂將執中之說極力推崇以見道統之傳莫能外此而中庸之書所以不可不作

愚按朱子爲中庸作序故根據執中發論以明中庸之說所自來人心道心三語乃執中下手工夫其曰惟精云者即擇善之謂也曰惟一云者即固執之謂也非今人只說一心字也正所謂只在日用

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

雲峰胡氏曰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者中之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　通老愚聞之先師天台吳行父曰中庸序當分三大節看章首至此爲一節推原中庸道學之傳本三聖授受心法而心之危微則有性命形氣上智下愚之分然中庸之道其體要在於動靜云爲無過不及之差而已三聖之所以授受者以此子思子傳心之要其原實出於此　【附】黃氏曰抄尚書人心惟危一章解此章本堯命舜之辭舜申之以命禹而加詳焉耳堯之命舜曰允執厥中今舜加危微精一之語於允執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審擇而能執中者也此訓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執中一語而發也堯之命舜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今舜加無稽之言勿聽以至敬修其可願於天祿永終

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也乃自禪學盛而世遂好言心學心法傳心舍卻執中本旨而單拈心字而至謂即心是道楊慈湖詩所謂此道原來即是心傳習錄所謂心即理心即道是也夫朱子釋舜之意固惟恐人心之勝夫道心也而欲加精一之功使道心爲人心之主今乃謂即心是道全不辨夫是非一聽其縱於方寸之間而無以治之此乃釋氏即心是佛之說也其與聖賢之旨正相反故錄黃氏曰抄正之　又按朱子戊申封事言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

之上又所以警切之使勿至於困窮而永終者也此戒之之辭也皆主於堯之永終二語而發也執中之訓正說也永終之戒反說也蓋舜以昔所得於堯之訓戒并其平日所嘗用力而自得之者盡以命禹使知所以執中而不至於永終耳豈爲言心設哉近世喜言心學舍全章本旨而獨論人心道心甚者單摭道心二字而直謂即心是道蓋陷於禪學而不自知其去堯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遠矣蔡九峰之作書傳述朱子之言曰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治之之法而并傳之可謂深得此章之本旨九峰雖亦以是明帝王之心而心者治國平天下之本其說固理之正也其後進此書傳於朝者乃因以三聖傳心爲說世之學者遂指此書十六字爲傳心之要而禪學者借以爲據依矣愚按心不待傳也流行天地間貫徹古今而無不同者理也理具於吾心而驗於事物心者所以統宗此理而別白其是非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亂皆於此乎判此聖人所以致察於危微精一之間而相傳以執中之道使無一事之不合於理而無有過不及之偏者也禪學

於學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之也其下文又引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明所謂精一執中之義然則朱子之所謂學者固指精一執中而非單指一心字也其以此章引其若也固欲其加格致誠正之功以幾於精一而允執其中而未嘗謂即心是道也、又按萬曆時潘府名允字仁卿與人書極論心學之非最爲明快其書曰日新學興而其言學也心而已矣夫古有學道不聞學心古有好學不聞好心心學二字六經孔孟所不道今之言學者蓋謂心即道也而某不解也何也危微之旨在也雖上聖而不敢言也孔子曰有能一日用

以理爲障而獨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單傳心印聖賢之學自一心而達之天下國家之用無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達人人所同歷千載而無間者何傳之云俗說浸淫雖賢者或不能不襲用其語故僭書其所見如此

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音卲〕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末章所標列聖之君聖賢之臣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不過只是知此耳以此之此指三聖相授受之語道統二字再提出與前相照應通考張氏師曾曰此之一字指執中而言然嘗考堯舜禹三聖人以中相傳之後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其所傳雖皆不外乎此中而求其所言之中則亦鮮矣今試推其說如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此其最明著者也詩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而大學於君仁臣敬子孝父慈友信皆以止言之武王傳洪範謂皇建其有極而受丹書之戒不出於敬義之夾持則其執

其力於仁矣乎又曰一日克己復禮又曰終日乾乾行事也未知執事所謂學者果在仁耶禮耶事耶抑心之謂耶外仁外禮外事以言心雖執事亦知其不可執事之意必謂仁與禮與事即心也用力於仁用力於心也復禮復心也行事行心也則元之不解猶昔也謂之不學可也又曰孳孳爲善者心孳孳爲利者亦未必非心危哉心乎判吉凶別人禽雖大聖猶必防乎其危而敢言心學乎心學者以心爲學也以心爲學是以心爲性也心能具性而不能使心即性也是故求放心則是求心則非求心則非求於心則凡吾所病乎心學者爲其求心也心果何求必非與吾

中之意爲可知矣至於皐陶之陳九德先正言而後反應之皆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同寅協恭和衷則民彝物則各得其正非中而何哉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德而訓太甲之辭有曰欽厥止則伊尹之執中亦可見矣傳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其曰道積于厥躬者體之立敎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無非求中之道也孟子又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所以求合於前王之中道也召公戒成王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夫以敬爲處所而居之不去則其能守中爲何如耶觀此則聖賢接夫道統之傳者亦莫非中而已矣【附】蒙引大全所載張氏師曾之說頗詳今備抄之閒附一二語以發之於湯曰仲虺之誥曰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孟子曰湯執中此其最著者也於文王曰詩稱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而大學於君仁臣敬父慈子孝友信皆以止言之蓋止者止至善之謂也即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是文王以中而接夫道統之傳矣於武王曰武王傳洪範謂皇建其有極而受丹書

問顏心果可學則以禮制心以仁存心之言毋乃爲心贅與

之威不出於敬義之夾持則其執中之意可知蓋敬以
而內而不偏不倚中之體也義以方外而無過不及中
之用也其謂皇建其有極者在當時惟武王當之即所
謂大觀在上中正以觀天下者也於皐陶之陳九德先
正言而後反應之皆所以明其德之不偏又同寅協恭
和衷則民彝物則各得其正非中而何哉蓋皐陶所陳
九德見於皐陶謨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
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此皆無過不及之
中也所謂先正言而後應之者也寬而不栗則過於寬
而不及於栗柔而不立則過於柔而不及於立餘倣此
亦可以概見皐陶之能執中矣所謂同寅協恭和衷謂
君臣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一誠無間流通融會而民彝
物則各得其正蓋易所謂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者也又非中而何哉於伊尹曰伊尹自謂與湯咸有一
德而謂太甲之辭有曰欽厥止則伊尹之執中亦可見
矣蓋一德者純一之德不二不息之謂也止即文王敬
止之止至善之所存也於傅說告高宗曰惟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其曰道積于厥躬者體之立斆學于人

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無非求中之道也蓋從者
大君之宜用中之謂也而聖之所以爲聖亦不越乎一
中而已傅說欲以中道引其君則其自處宜無不中矣
故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道積厥躬者成己也斆
學于人者成物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非中
而何哉於周公曰孟子言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
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亦
所以求合前聖之中道也蓋思之而夜以繼日者愼於
擇其中也得之而坐以待旦者急於行其中也所謂擇
之審而行之至者如此於召公曰召公戒成王曰王敬
作所不可不敬德夫以敬爲處所而居之不失則其能
守中爲何如蓋中者首章所謂謹不睹恐懼不聞靜
時之敬也所謂愼獨者動時之敬也是其所以致中和
者也召公之知執中亦可見其槩矣以上張氏註多是
舉其言之見於經者要之當兼行事論又按伊尹曰善
無常主協于克一傳說曰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周公曰
率自中召公曰志以道寧言以道接此數語
似於中義尤切其行事則有不盡傳於經者若吾夫子

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雲峰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此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發之。孰知其為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通考東陽許氏曰。繼往聖開來學此學字應前道學字。前道學是總包上古以來相傳者。此學字是夫子教後人者言。繼往聖是明夫子教人亦是述上古聖聖相傳者耳。則子思所憂豈專指夫子之教哉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雲峰胡氏曰。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新安陳氏曰。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附蒙引先儒謂

份按此處乃發前二句意首二句虛此處實乃作古文法也

份按第一段言堯舜以執中聖統此以子思所謂中與堯舜所謂中融會貫通以見子

顏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其說固善。但於顏曾之所以獨得其宗者。似有未盡。蓋博文約禮。格致誠正。此乃夫子之所以設教。而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七十子亦嘗用其力者。要必若顏氏由博約之誨。而至於見所立之卓爾。曾子循格致誠正之功。而至於唯吾道之一貫。方見得顏曾之傳。獨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發首二句意。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平聲互演。以淺反繹。音亦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雲峰胡氏曰。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已發時。此

思之作中庸能得道統之傳

心合乎理。○新安陳氏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卽是道心之謂○東陽許氏曰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爲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 附語錄性是心之道理。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朱子曰擇善卽惟精固執卽惟一。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朱子曰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雲峰胡氏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卽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苦結反綱維開示蘊紆粉於問二反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通考東陽許氏曰天命卽道也能率性卽道心也擇善者察之精固執者守之一時中卽中也綱維言道體之大綱奧言節目之詳及精密隱微之理明言綱維盡言蘊奧

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此統字又指道統言之○格菴趙氏曰中庸深處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新安陳氏曰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博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顏子擇中庸便是精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 附朱子文集中庸集解序漢之諸儒雖或傳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翺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於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則吾道之所寄不

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朱子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眞處始得○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眞甚相似而絕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通考東陽許氏曰異端至多楊墨許行之徒以及諸子百家各立門戶議論不合聖道者皆是彌近理而大亂眞蓋其說宏遠幽微陳說道德指明心性或有類乎吾道之言故爲所亂非如百家之淺而易見○舊用王氏曰自是以來至此爲第二節。發明子思中庸道學無非聖聖相傳之心法。始以異端起懼失其眞而演繹。終以道統失傳異端之說盛而又亂其眞。一書精要尤在於此○附蒙引承上文孟子沒而遂失其傳是指孟子沒後之異端也。許氏兼言楊墨恐非。是楊墨在孟子時已闢之矣。惟若荀楊性惡善惡混之說。莊生列禦寇虛誕之說。申不害韓非刑名之說。鬼谷孫吳權謀之說。秦漢閒迂怪之士神仙黃白

僩按說續正學即帶闢異端筆法則斷絕無遺漏○此處若不歎入子思之功於是爲大句而但將程氏推崇筆法更疎矣

之說。凡一切惑世誣民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者皆是也。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音閔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上聲不傳之緒。音序緒即統緒○斯道之統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老佛二家彌近理故似是○大亂眞本全非也。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朱子曰明道不及爲書伊川雖言中庸已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集錄。即石子重集解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音佩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

愚按此處既自述解經之法復繼還程門諸子一筆文法甚密

蚤（與早通）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俗作沉非）潛反復（芳服反亦作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東陽許氏曰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陳氏程曰要領上平聲或讀如字謂指要綱領）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去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上聲）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東陽許氏曰章句輯略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解而脈絡相貫穿通透○通考東陽許氏曰中庸一書分四大章如第一章

十二章二十一章皆言其略而餘章繼其後者皆詳言之三十三章又一章之詳者詳略謂此巨謂綱維細謂蘊奧諸說同異以下專言或問韓氏古遺曰讀大學不知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則其人未嘗讀大學讀中庸不知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則其人未嘗讀中庸○魯齋王氏曰是篇分爲四大支三十三節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愼獨之事以馴致其極此所謂支分節解處並可見所謂脈絡貫通處亦可見矣其支節中又有小支節如戒愼愼獨分屬致中致和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分屬素隱行怪不能半塗而廢之類餘可類推之脈絡中又有大脈絡如誠爲一篇之樞紐知仁勇爲一篇之大旨皆是也所謂詳略相因者以四支言其略發爲三十三章之詳又括以末章

之略是也所謂巨細畢舉者第十六章前三章言費之小後三章言費之大十六章兼費隱包小大二十章包費隱兼大小皆是也【附】蒙引以支分之脈絡貫通者言之如第二支九章要皆以中明第一支中道不可離之意第三支十一章則皆承第二支之天道人道而言也第四支則本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又通承上三支之意而言也以節解之脈絡貫通者言之如章句所謂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其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如云此章承上章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又如云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此類今不盡舉通一書皆然也〇支分節解同而異也脈絡貫通異而同也大抵非支分節解則渾而無別而義不明非脈絡貫通則散而無統而意不貫此二句一離一合言之也〇巨細畢舉謂支節中所言義理皆大小不遺也如性道教之旨兼說人物存養省察之功則自由教而入之始推而至於天地位萬物育自仲尼曰以下所論有君子之事有小人之事有智愚賢不肖之事又有大舜之知顏淵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勇何者而不備舉推此類可見又如第二支中有言費之大有言費之小或兼費隱小大之類亦是但不可如王魯齋之說專以費隱小大實之也第三支中所言天道皆大者也言人道皆小者也致曲爲小能化爲大誠之爲小時措之宜爲大又如尊德性以極道體之大者爲大道問學以盡道體之細者爲小故章句謂大小相資是也仲尼祖述章兼內外該本末亦大小意也天道章如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亦可分巨細但不可拘於此耳末章則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其極巨細畢舉又明矣

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雖謙言不敢與道統之傳實有不容辭其責者**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一助云爾**行遠自邇

升高自卑引中庸語以結中庸序尤切〇雲峰胡氏曰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通考吳氏曰第三節言程子得中庸不傳之心法使已得折衷衆說復明道統之傳其

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之功。隱然見於言意之表。有不可得而辭者焉。淳熙己酉公時年六十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中庸序　終

中庸章句大全上

長洲汪　份武曹手輯
長洲　馮　勗孟容
陸介黄眉士仝訂
秀水陳　鑑其言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朱子曰。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卻是合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雲峯胡氏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

份按蒙引此條論不偏不倚與朱子記疑論不偏與不倚之辨立說雖異然可並存以備參考

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言。以釋名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附蒙引。偏是我這裏偏向去。倚便是靠著那東西了。如七情之發。其初或偏向在喜邊去。其後也結裏成箇偏喜了。偏倚之相承。亦猶意必固我之相爲次第云。子路問強章章句曰倚偏著也。加一著字。便自有辨矣。○自有道統之傳以來。所謂中者。大抵多就用處言之。自用處言。則只著得無過不及之說。見於經典者。如虞書之允執厥中。與論語所引允執厥中。及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以至中庸所載中庸其至矣乎。朱子皆只釋爲無過不及之義者。蓋堯之授舜。舜之授禹。與孔子之教詔門人者。大抵都就應用處言之。於無過不及之義爲切也。若子思之著是書。獨取中庸二字以爲名。則舉道體之全而言。該動靜體用而無遺者也。故朱子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義而釋之。

庸平常也。朱子曰。庸是依本分。不爲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爲都

份按文公解庸爲平常一段輯釋稱爲陳先生之說乃陳定宇非北溪陳氏也

不是庸了。○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爲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附蒙引。道理但至於中。則不容有改易矣。故堯舜以來。只說箇中至孔門而復加之以庸。其義益精且備矣。非中自中庸自庸也。惟中故可庸。庸字特以申贊中字耳。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或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却有許多條目。朱子曰。緊要在正字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爲不見得是亙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東陽許氏曰。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舉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附朱子文集記疑楊文靖公云不

份按朱子謂道是統名理是細目常引此條良是本處雖不重此然道理之別却不可不知

日知錄曰傳授心法乃是借用釋氏之言

偏之謂中非伊川先生之言昔伊川親批呂與叔中庸說曰不倚之謂中其言未瑩吾親聞伊川伊川曰若說不倚須是有四旁方言不倚得不倚者中立不倚也愚謂不偏者明道體之自然即無所倚著之意也不倚則以人而言乃見其不倚於物耳故程子以不偏名中而謂不倚者之未瑩今以不倚者之未瑩乃欲舉不偏者而廢之亦誤矣○蒙引道理二字對舉之亦互文耳若細分二字之義則道以統體之全言理以其中條理言如仁道也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之類皆其理也義道也自君臣之敬以至於敬長尊賢之類皆其理也此處則不必泥以此義

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北溪陳氏曰卑不失之汙賤高不至於空虛眞孔門傳授心法也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新安陳氏曰於七篇中觀其議論淵源所自則可知其以此授孟子矣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

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色窄反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爲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爲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爲學底道理與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雲峰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是由體之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爲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道考吳氏程曰書以中名篇首三句便含中義性者不偏不倚在中之中也道者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也教者以過不及之失中而裁導之使歸於中也是皆所以爲不常之理也授孟子者流傳以授

呂晩村曰羣言淆亂總不知天反以聖人之道爲外鑠而違[illegible]聖教知天則下面都不錯又曰告子陸子靜王伯安

之耳詳見孟子序說趙氏謂其親師子思及史載思孟問答之語皆謬也○愚按中者天地陰陽之理人得之以爲心者庸字惟孔子繫易之辭訓爲常字云

附朱子語錄問中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云云曰如何說曉得一理了萬事都在裏面天下萬事萬物都要你逐一理會過方得近世如龜山之論便是如此以爲反身而誠則天下萬物之理皆備於我萬物之理須你逐一去看理會過方可如何會反身而誠了天下萬物之理便自然備於我成箇甚麼○蒙引或謂始言一理通指第一章末復合爲一理亦通指第三十三章不宜專指天命之性及上天之載二句此說似是而實非蓋程子時中庸一書只是籠統一篇初無三十三章之別自天命之性至上天之載是始之以一理復終之一理也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誥勅○北溪陳氏曰命如分付命令他一般附北溪四書字義天無言做如何命只是大化流行氣到這物便生這物氣到那物又生那物便是分付命令他一般○黃氏日抄天命本言賦予之自然然不得不假人爲之命令爲喻故曰命猶令也

以能視聽言動爲性只爲脫却第一句看仁義禮智都是聖人强名設教初非性中固有卽老莊剖斗折衡之旨不知正因能視聽言動之性非天命本然率循不得故煩聖教耳

翼註曰性字純就理言不兼氣質註以氣陪說者只見理麗氣而賦耳非兼氣也

僭按各得其所賦之理句最爲喫緊若照此說率性謂道便不至有認耳目口鼻之欲爲性之患

性卽理也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北溪陳氏曰性卽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附讀書錄天理本善故人性無不善故程子曰性卽理也○論氣不論性不明是指告子以知覺運動生之義爲性而不知性卽理也故不明○萬理之名雖多不過一性性之一言足以該衆理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朱子曰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所

份按語錄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下尚有盡物之性四字刪去非是恭如是則與上萬物同一原頭何不相應矣

份按陳氏此條從理說到氣又有一條云本只是一氣分

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命與氣質亦相衮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却有偏處○天命之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天命之謂性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同一原故也○若論本原則有理然後有氣若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問五常之德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北溪陳氏曰天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即理是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藉陰陽五行之氣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

來有陰陽又分來有五行二與五只管分合運行去萬古不息不止是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此又從氣說到理纂疏備載二說蓋反覆說來以歸重理上輯釋錄二說爲一其語亦簡要不知大全何故刪去後說

氣以成形理亦賦焉便是上天命令之也○西山真氏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爲義智土則二氣之沖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東窻李氏曰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爲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智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爲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雲峯胡氏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首一句來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所謂一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有人物之異氣通者爲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

份按章句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人或疑何故專就氣言不知言天即是以理言也此朱子所爲以太極無極當之也前雲峰所引穀淡言天不以地對云云即天問註中語故稍爲刪節不欲其重見也

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是載理之具也。故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健順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義智爲陰爲順。信則冲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附】朱子楚詞天問註。天地之化。陰陽而已。一動一靜一晦一朔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爲。而非有爲之者也。然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是則陰陽之本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此也。然所謂太極。亦曰理而已矣。○【朱子語錄】問以健順五常言物之性。如健順字亦恐有礙否。曰如牛之性順。馬之性健。即健順之性。虎狼之仁。螻蟻之義。即五常之性。但只稟得來少。不似人稟得來全耳。○【北溪四書字義】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賦予于物者。就元亨利貞之理而言。則謂之天道。即此道之流行賦予于物者而言。則謂之天命。○問天之所命。果有物在上安排分付之否。曰天者理而已矣。古人凡言天處。大概皆是以理言之。程子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又曰天也者道也。論語集註獲罪于天。曰天即理也。易本義先天弗違。謂意之所爲默與道契。後天奉天。謂知理如是。奉而行之。又嘗親炙文公說上帝震怒。也只是其理如此。天下莫尊乎理。故以帝名之。觀此亦可見矣。故上而蒼蒼者天之體也。上天之體以氣言。上天之載以理言。○【四書通】按致堂胡氏曰自賦予而言曰天命。自稟受而言曰天性。自流行不息而言曰天道。自道中條理而言曰天理。自主宰而言曰天心。自徧覆而言曰天體。自暑度而言曰天文。自可推而言曰天數。自甚美而言曰天休。自可法而言曰天則。自感應而言曰天變。自不可犯而言曰天威。宇宙開無有一能外於天者。子思所謂性。道。敎。亦無有一不本於天者。學者能知此身此心所自來者。皆天也。其學自不能已矣。○【讀書錄】人心所具之性。從繼之者善來。即所謂天命之謂性也。○天地以生物爲心。元亨利貞也。人得天地之心爲心。

覺軒曰。率循也。不是遵循持循。只是率其自然。如乍見孺子入井而怵惕惻隱。便是率仁之性。此惻隱乃是道之自然發用。不是體道工夫。

份按語類云。如此却是道因人做方有也。今刪去人做做字。大謬。蓋有此性。即有此道。隨其性之自然發見。無非是道。豈假修爲之力。然後可謂道乎。呂與叔謂循性而行則

仁義禮智也。是即天命之性也。○滿天地間。皆是天所賦之命。物所受之性。但人自不察耳。○元者。善之長。亨利貞。皆善也。仁爲善之長。禮義智皆善也。性命一理也。有善而無惡也。明矣。

率。循也。北溪陳氏曰。循猶隨也。**道。猶路也。**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本此以釋道字。**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閒。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朱子曰。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只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是有許多道理。或以率性爲順性命之理。則爲道如此。却是道因人方有也。○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性是箇渾淪底物。循性之

謂之道。伊川以爲非是。朱子云。呂氏說以人行道。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又云。若謂以人循之而後爲道。則人未循之前。謂之無道可乎。皆是謂道非因人做方始有也。夫道固天地公共之理。要未始不因人而見。則謂道因人方有。雖有語病。然亦不爲大害。惟謂道因人做方有則不可耳。此刪去做字。所以爲大謬也。張自熈不能捜討原文以正大全。襲用韓釋改本之謬。乃率然立說而詆朱子。可謂躁而妄矣。

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只爲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爲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爲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陳氏曰。天命謂性。是說渾淪一大本。率性謂道。是就渾淪大本裏。分別箇條貫脈絡處。隨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出。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皆大化流行處。隨他溪澗科坎。小大淺深。所得之雨。便有許多脈絡之不齊。皆是此雨水也。○如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凡物皆有自然之理。○潛室陳氏曰。率性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循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此即人物各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西山眞氏曰。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

份按人物所稟之不同句原本作人物之所稟有不同文義較順

份按易一陰一陽之謂道乃是天道與率性之道不同

份按史氏一條乃論章句原本所謂人之所以爲人云云也今旣從定本則錄此似贅

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
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蹍𨇤。非道耶。曰
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
蹍𨇤。則氣稟之所爲。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爲
然。凡人之爲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爲不善。則發
乎氣稟之性矣。以是而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
疑哉。○雙峯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爲訓
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
氣。入於荒唐。則以爲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
也。滯於形氣。則以爲是人力之所安排。告荀之見。是
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
乃循性之謂也。○雲峯胡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
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
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先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極。子思先
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通考史氏
伯璿曰。章句以人換性而不言其故。是固引而不發。
通與王氏又但言其殊有意極有力。而不言其所以
換之之故。豈不引而不發耶。竊意章句上文所以訓

釋性道教之文義者。詳盡無餘蘊矣。至此欲說歸學
者身上來。故以人字易性字。此人字正與下文學者
字相照。性雖人物所同具。道雖人物所共由。教雖聖
人通爲人物而設。然能自致於學以求盡其性者。惟
人耳。若不以人易性。則性旣爲人物之所同具。下文
乃曰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又曰學者知之。所謂
學者卽上文所謂我。所謂人耳。○吳氏程曰。視本結
語有知無行。汎而不切。刻按當從定宇陳氏所考爲
定。○朱子語錄。問率性之謂道。或問只言馬首之可
絡。牛鼻之可穿。都是說以人看物底。若論飛潛動植
各正其性。與人不相干涉者。何莫非道。恐如此看方
是。先生曰。物物固皆是道。如螻蟻之微。甚時胎。甚時
卵。亦是道。但立言甚難。須是說得貫。如龜山說堯舜
之道。只夏葛冬裘。饑食渴飲處便是。如此則全身浸
在堯舜之道中。又何必言。豈若吾身親見之哉。黃丈
云。若如此說。則人心道心皆是道矣。先生曰。相似目
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性也底
却認做道。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賓主。智

僉按性道俱主理言至脩道句方就氣稟各異見得必有

之於賢者有性焉底。却認不得。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李光祖乃日日用之間。昭然在是。如此則只是說古今公共底。何必指文武孔子。蓋是言周家典章文物未至淪沒。非是指十方常在者而言也○讀書錄性即理也。循天理即率性也○蒙引章句各循其性之自然。最有分曉。必率其自然者方是道。或者於此多錯認道屬事物。不知道自屬我也。蓋道由性而出。惟我有是性。則臨事物時。只據吾性所發。便一一有箇當然不易之理在。若天素所安排者矣。故曰率性之謂道。只是觸事物而見道。道初不屬事物也。○存疑章句各率其性之自然最有分曉。必率其自然者方是道。若非其自然。則或出於氣稟。或出於物欲。安得爲道。

脩品節之也。

三山潘氏曰。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爲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雖若出於人爲。而實原於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雙峯饒氏曰。脩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爲品節也。

得於聖人之品節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問明道云。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即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楊雄言學者所以脩性。故伊川謂楊雄爲不識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教。如何。朱子曰。性不容脩。脩是揠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爲之品節。以教人耳。○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先王所以使鳥獸魚鼈咸若。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於人較多。於物較少。○勉齋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著爲品

份按首節宜歸重道字下文道也者方接得不費詞

份按脩道之謂教人多說作自脩朱子不從則此條自學字似未妥應就聖人教人

節。使之盡其道也。○新安陳氏曰禮樂正是中和之教。刑所以弼教。政亦教之寓。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人物而言。而必以人爲主。然苟不兼及於物。則道理便該不盡。只以此篇後章證之。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必說到盡物之性則可見矣。通考。愚聞之先師曰天命謂性非形體之天也天也者太極流行賦予萬物未有成立之名也命之人物卽謂之性此指天地之性也率性謂道道非外求也性無不善惟能循其本然之善而行之則謂之道道也者由是之焉之名如道路是也脩道謂教指聖人而言人不能皆聖賢也故有不能盡循其性而本然固有之天始不免昏戳斲喪之病故聖人者出而脩之以反復於道所以爲教三者名異而實同一性也道者道此性而已教者教此道而已故下文專提一道字而歸之君子言人道也○程氏復心曰天命之性自然之中。率性之道。自然之和。脩道之教。是自學以致其中和也。自此以下皆教之事以一本於天言。元亨利貞。賦予萬物。不能自已。曰天命。以皆備於我言。仁義禮智。受命以生。

說皆教之事句亦未妥應云皆由教而入之事

份按天命之性與性善之性皆以理言但孟子專就人說中庸則兼說人物而重在人上以此微不同耳

份按此教字乃聖人分上事就教人說自明誠謂之教教字乃賢者求至於聖人事就由教而入說下文戒懼慎獨方說學者之由教而入者言之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又按朱子答呂伯恭書云脩道之

莫非全體。曰性。率性而行。莫不各有當然之理。親親仁民愛物。仁之道。若君臣臣敬長尊賢。義之道。恭敬辭讓各有節文。禮之道。是非邪正各有分別。知之道。也。因人物所當行者以爲法。辨其親疏。仁之教。別其貴賤。義之教。制度文爲。禮之教。開導禁止。知之教。○宋氏公遷曰性兼人物言對相近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爲天地之性對性善之性而言則天命之性以理言而氣在其中蓋率性謂道是理之同也脩道謂教以氣之異也至誠盡性章以己之性對人物之性而言之則性之本雖同而氣稟則有不可得而同者矣。圖朱子語錄。脩道之謂教一句如今人要合後面自明誠謂之教。却說作自脩。蓋天命謂性之性與自誠明之性。脩道謂教之教與自明誠之教各自不同。誠明之性。堯舜性之之性。則誠之教。由教而入者也。○四書通章句謂禮樂刑政之屬。饒氏改云五典三物與大小學之法。謂刑政屬政。而非教。禮樂二字屬教而包括不盡。妄意禮樂二字。在三物中說得小。不過禮樂之文而已。自是包括不盡。若曰天高地

致疑只與自明誠謂之教之教皆同言由教而入者耳以失其性故脩而求復下文戒慎恐懼及致中和乃脩道之始終也先生自注云此說非是王陽明謂脩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人能脩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下面戒懼慎獨便是脩道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此正朱子所自斥其爲非者也

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此。禮。樂。二字。天下之理。皆該在其中。禮只是一箇序。樂只是一箇和。如所謂五典三物小學大學之法。此數者一不得其序則非禮。一不得其和則非樂矣。若曰刑政屬政而非教。分而言之。則政自是政教。自是教。合而言之。古者刑政無非教也。曰禮樂。又曰刑政。本末兼舉。精粗不遺。況曰禮樂刑政之屬。所包皆廣。恐未易輕改也。況朱子釋脩道。謂因人物所當行者而品節之。故禮樂刑政之教。兼人物言。饒氏所謂五典三物小學大學。可施於人。而不可施於物。故不可不辨。○存疑脩道之教。若作學者說。多少順。夫子嘗曰。脩道以仁。又曰。自明誠謂之教。亦有可據。程子亦知此說。朱子不然者。爲非教之本義耳。傳習錄以脩道爲學者事。不知程子已有此說。朱子非不知也。所以不取。必有所見矣。

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就性上移上一級說己性原於天命

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又就道上移上一級說道由於己之性。

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又就教上移歸一步說因吾之所固有之道而裁之

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漢董仲舒策中此語大意亦可謂知道之原者故引以爲證○朱子曰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所說道理皆從自己胷中流出不假他求○三山陳氏曰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道所自來而後有用功之地此三句蓋與孟子道性善同意○王氏曰此書皆言道之體用第一句天是體性是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第三句道是體教是用○雙峰饒氏曰性道教字重中庸一書大抵說道性原於天而流行於事物則謂之道脩此道以教人則謂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提起

中庸大全　章句　二　讀本

份按中庸首章㮣言爲學之功而脩道之教則在其中今乃謂中庸是教者事曰脩道之謂教而學在其中似未的當

份按首節總註眞氏集編趙氏纂疏黃氏日抄胡氏四書通諸書皆用舊本自陳氏定字改爲今本而倪氏輯釋因之自是詹氏纂箋景氏集說啓蒙及東陽許氏皆用今本竊謂舊本更精蒙引所云極

道字說。以此見重在道字。○雲峰胡氏曰開端雖不露出中字。天命謂性。卽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節之。卽時中之中也。○番陽李氏曰大學入德之書學者事也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其中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事也故首曰脩道之謂教而學在其中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爲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爲三言之綱領。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言道由教而明。言道而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或索之於高虛。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卽繼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旨。可得而識矣。○新安陳氏曰道字上包性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朱子此總斷之語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今以後來本校之。疎密深淺。大有闕差。然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此語亦包括要切。或問亦謂

當

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曰上帝降衷於民。若有恆性。克綏厥猷。雖包涵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曰。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習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脩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朱子於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於先。復融貫會通於後。元本含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附 黃氏日抄據賈氏集解載晦菴之說曰。天命卽天道也。以其化育流行。賦與萬物。故謂之命。萬物稟而受。則謂之性。蓋無一理之不具。而一毫人欲之私。未有與焉。語其大。曰仁義禮智是也。率循也。循其性之自然。而不雜乎人欲之私。是之謂道。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與凡事物當然之理是也。脩品節之也。聖人脩道以教天下。使之

中庸大全　章句上　十　遺善齋

份按遏人欲存天理六字便
牢範下戒懼愼獨意在内

份按困勉錄謂首三句内便
有道不可離意今玩章句舊
本所謂原其所自無一不本
於天而備於我及致堂能知
此身此心所自來之説三山
知道所自來之説與峰天具
於人人即是天之説蒙引若
非出於天備於我難以責其
必行之説則道不可離意自
可體認出來

過。人。欲。存。天。理。是所謂教。禮。樂。刑。政。皆其。具也。○〔四〕書通章何始兼人物而言末則提起一人字殊有深意。蓋性。道。教。名。若有異。其所以然者。皆天也。天其于人。人即。是天。如之。何可。自棄。其天。而自失。其所以爲人哉。人能體察乎此。則其于學也。如之何不自用其力哉。○〔蒙引〕凡聖賢之著書以明道。欲人之體是道也。欲人之體是道。必先發出道之所以爲道者以昭示之。不然。何以使之知所用力而不差其所向之路哉。此三言者。大概欲人知其皆出於天。而備於我也。若非其出於天。而備於衷。亦難以責人之必行矣。○教脩乎道。道出於性。性命於天。天一而已。則性道教豈容有二哉。○舊本云。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今本改作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而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按二説

與因之曰道不可須臾離便
含着性情中和曰戒謹恐懼
便是致中和的工夫喜怒哀
樂以下只是申上文意但前
則藏而後則顯明耳莫把前

但出朱子親筆。似非後學所敢選擇於其閒。但朱子當時自有去取。必是一説最精者。愚意當子思時。未必人人皆能知己之有性。皆能知事之有道。皆能知聖人之有教也。且舊本曰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則於後本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意已該了。而又不失知備於我一意。況舊文末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此一意尤最切要。可惜今本去了也。惟人之所以爲人一句似欠了性字。然而人之所以爲人者即性也。性字意尤不失也。疑舊本尤爲精矣。○〔存疑〕中庸一書。子思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故初頭便明箇道以示人。必性教兼舉者。性道之所自出也。教道之所由成也。而皆不外一箇道也。○下文除却性教只説箇道。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後分門隔絕者更兩者曰皆性之德而具于心何說得不可離最親切諸家只含說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是但說得道之發現流行處未說著根本歸宿地份數張飼何云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正解率性以下則解脩道矣此說乃是以脩道爲言脩明與註異不可從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上句言道之用下句言道之體附四書通王氏曰章句性之德而具于心一句最要看無物不有言道之大橫說無時不然言道之久直說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新安陳氏曰元本作則爲外物而非道矣兩句宜兼存之云若其可離則爲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如此尤爲明備附朱子語錄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有不能離底意否曰道是不能離底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四書通饒氏謂不可須臾離只是說無時不然至費隱章鳶飛魚躍方有無物不有意思章句是豫先說了竊意此道字必須說從性上來天命之性無物不有所以率性之道無時不然朱子說易中富有日新亦云先說富有方始說得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續去○存疑章句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要之時

亦不外乎物遇著這物便是這時遇著那物便是那時自君臣父子富貴貧賤以至起居食息皆物也皆有時惟無物不有故無時不然惟無時不然故不可須臾離本文須臾時也故章句以時言若他章明道不可離只是就無物不有上說然時未嘗不在其中觀費隱鬼神發育峻極諸章可見○道無不在故無時可離若外物則有時可離如車馬椅桌是切於日用亦有時可離惟道不可離人亦有不御車馬不用椅桌時節是可離也若道則跟著人身無乎不在雖暗室屋漏中也有雖不睹不聞時也有如何可離○章句事物當然之理解道字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原其本於性也無物不有無時不然見其無須臾之可離也

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謂戒慎畏謂恐懼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北溪陳氏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朱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

份按諸錄可離與不可離一條乃學者問語非朱子語也其原文云今先生說云瞬息不存便是邪侫方悟本章可離與不可離云云其原注云今按可離非道云瞬息不存便是邪侫與章句或問說不合然則此條之非定論明矣〔又按離乎仁便不仁離乎義便不義若以此解不可離句則可謂問所謂失之則亂是也今以此解可離非道則未當矣〕

份按朱子謂未發已發日用之間固有自然之機不假人力而於呂氏所謂執未發之中楊氏中未嘗不中固自若之說南軒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之說皆有所不取

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也。君子所以戒愼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〇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了義便不義公私義利皆然〇戒愼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著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閉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愼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〇戒愼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愼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曰即是持敬否。曰亦是〇北溪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總會於吾心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微而起居飮食蓋無物不有自古及今流行天地之間蓋無時不然。戒謹恐懼只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

今此條乃謂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可疑之甚恐記錄有悞欵疏四書通輯釋皆不載甚當

份按陳氏此條所謂纔離得便物非物事非事云云說可離非道與章句或問不合不宜採入

份按西山此條已載大學中此處宜删去

惺惺則天命之本體常存在此。若不戒懼則易至於離道遠也〇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纔離得便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纔無路便是荊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〇問常不睹不聞而戒懼愚謂如鑑之照物當不照時光自常存不可欺以妍醜上蔡惺惺法者豈謂此乎曰若如此說則是德自常存了何用戒愼恐懼道理固自常在但人須用提撕照管不可謂目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下須常此時常自惺惺地也〇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眞氏曰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人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〇雙峰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旣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

份按前者旣往之時卽是後者未前之時有何異欲而煩如此瑣瑣分疏

大全辨張自烈曰按上節當行之路此節當行之理總是一道非有二義蓋上節路字承道猶路路字說來該理字在內非路字專屬已發專屬用理字栽兼已發未發兼體用信如史氏說則此節說性之德而具于心上節只說當行之路不說具于心豈上節之道在心外乎見孟子言義人之正路也義路也路惡在義是也皆義與仁對皆主裏面而言史氏謂上節說路只

物旣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旣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通考)史氏伯璿曰朱子於上節曰當行之路此曰當行之理改路爲理正是用意深處蓋道之本體方其渾然在中之時但有此理而已未可以路言也路則已發而各有所適可以言用而不可以言體理則根於性而散於事無間乎已發未發可以兼該乎體用矣或疑旣曰當行則只可以用言者愚謂當行固是用當行之理則不偏於用也理卽性之所具當行之理獨非此性之理乎亦猶言愛之理愛固是情是用其理非性非體乎○又曰日用事物當行之理釋道字之義已盡蓋兼體用而言此意已詳於前皆性之德而具於心又專言道之體如此無物不有無時不然又專言道之用

主已發只可言用豈孟子各章所言路皆言用遺體言事離理乎如此則與告子義外何異乎章句雖有言路言理之分本自貫通無淺深二層史氏妄爲分析謬甚○份按大全辨最狂悖然間有可採者亦不敢沒如此條是也

份按不覩不聞只是偶未有覩偶未有聞之時爾陽明謂本體原是不覩不聞的說者遂謂不覩不聞止是天命不體原自無聲無臭來的豈可得向覩聞皆繆解也

份按獨字當依章句作獨知則不說者謂獨性體也與物無對故曰獨又謂獨卽不覩不聞有見聞則有對無見聞則無對故曰獨皆繆解也

如此所以再言一體一用如此者正要說入不可須臾離上去耳○(黃氏洵饒)曰靜時養戒慎恐懼交相接續流行於知行之間也(朱子語錄)問中庸所謂戒謹恐懼大學所謂格物致知皆是爲學知利行以下底說否曰固然然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但聖人所謂念者自然之念狂者之念則勉强之念耳○(蒙引)不睹不聞卽是未睹未聞以其未與物接故無所睹聞也○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也惟是道不可離於須臾故雖不睹不聞之時亦須戒慎恐懼也雲峯就以不聞不睹爲須臾則泥矣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時一般否朱子曰這獨也不只是獨

份按語錄如一片止水云云乃別是一條其上文云上既統同說了此又就中有一念萌動處雖至隱微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尤當加謹則所謂一片止水者乃統同說無所不謹也中間有一點動處者則一念萌動之說也正喩緊相針對集編全錄原文固無可議輯釋刪改得亦好纂疏將此條與上如與衆人對坐云云各爲一條亦不至失本旨獨大全爲不妥

份按不覩不聞分配隱微或問乃互言之以便于行文耳雙峰意以此作疏解反滋葛藤矣

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

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平聲**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

朱子曰事之是與非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三山陳氏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爲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爲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爲。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雙峰饒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揜矣

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子思云道也者提起道字見得下面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見與顯皆是此道〔附〕蒙引隱暗處也。指心曲中言。微細事也。指一念之動言。方一念之動。極是細事。字不可深泥也。解字法如此耳。暗處之處字亦然。隱微二字其究一也。故或問一則曰。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則微專言微。又曰君子所謹者尤在於此幽隱之地。則又微專言隱。以此見隱微二字只是一件。

是以君子既常戒懼。指上文一節**而於此尤加謹焉。**指此一節**所以遏人欲於將萌。**新安陳氏曰未發之前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而已幾動之初天理人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則人欲將萌動便從而遏絶之矣**而不使其潛滋暗長**上聲**於隱微之中**元本只云滋長定本加潛暗二字**以至離道之遠也。**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

份按既言道不可離至成是何文字具見輯釋雖并朱子兩說爲一然意却一串所謂分明是兩節事者蓋以戒懼爲兼動靜體統工夫而以慎獨爲尤謹于方動也所以闢舊說戒懼即是謹獨之謬也至問如此分兩節工夫以下別見語錄則以已所不覩不聞對人所不覩不聞分兩節來以起下致中致和乃是動靜分配兩節之說今混而爲一則編大全者之失也

份按問戒懼者云云與問涵養工夫一條皆胡季隨問語前以涵養屬靜後則兼用貫

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門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何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問戒懼是體統做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曰然○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只下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哀樂已發之時當

初終之說諸書皆不錄豈以其依違兩可耶考朱子答胡季隨書其自己之說則以戒懼爲徹頭徹尾工夫編大全者何故乃取彼遺此今附錄小註後

份按又問未發時一條語錄載之下節乃是爲致中疏解不是以戒愼恐懼偏屬之不覩不聞也

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如此否曰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著義理不得纔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夫○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陳氏曰雖是不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潛室陳氏曰戒愼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頭戒愼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衆人不睹不聞之際○蛟峰方氏曰戒懼是保守天理愼獨是撿防人欲○雙峰饒氏曰戒愼恐懼便是愼獨之愼詳言之則曰戒愼恐懼約言之只是愼之一字道者率性之謂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愼獨省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愼獨而終之以篤恭皆敬也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能誠○大學只言愼獨不

份按朱子謂動靜工夫初無間斷但以靜爲本又謂向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故缺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又謂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且初不存養便欲隨事察識恐浩浩無下手處如此持論非一皆是以平日涵養爲本領工夫今饒氏乃謂初學且於動處加功是所謂倚於動之一偏者全失朱子之旨且大學所謂正心何嘗不有靜時工夫在內耶○份又按程子以涵養爲格致之本其說凡五條朱子則謂古人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

言戒懼初學之士且令於動處做工夫○勿軒熊氏曰按大學誠意章言愼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雲峰胡氏曰首三句重在一道字天命謂性是道之體脩道謂教是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起道也者三字下文却分爲兩節言之道也者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必戒愼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人有目豈不睹有耳豈不聞不睹不聞特須臾之頃爾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君子必愼其獨此一獨字正是說隱微二字隱微却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之獨睹獨聞之時之處也章句於大學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一幾字是喫緊爲人處上文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敬字是教人用工夫處戒懼不睹不聞是幾未動而敬愼獨是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當看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當看存字與遏字然皆不離乎敬而已大抵君子之心常存此敬不睹不聞時亦敬獨時尤敬所以未發時

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又謂先識端倪後加涵養非古人爲學之序則是格物之先必須涵養本原今乃謂初學者且從動處做工夫何也

份按朱說勉強分別支離之甚何故採入

份按語錄有一條論獨字云此是通說不止念慮初萌只自家自知處愚謂初萌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是也是獨字正解其曰通說云者乃其旁義語錄所謂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也○份按朱子答胡季隨云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識之於念慮之

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是以存之纔發時便有將然之人欲此敬是以遏之也朱子敬齋箴與此無不合戒懼是靜而敬愼獨是動而敬戒懼是惟恐須臾之有間愼獨是惟恐毫釐之有差〔通考〕朱氏公遷〔曰〕上節持敬之功以靜存而言之此節持敬之功以動察而言之大學誠意章兩言愼獨先言愼獨欲其自慊也後言愼獨防其自欺也中庸言君子愼其獨大學言君子必愼其獨語勢有輕重不同蓋所謂君子者其等第不能無不同也〔附〕朱子答胡季隨書云其言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乃是徹頭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欲其無須臾而離乎道也不睹不聞與獨字不同言其戒懼之至無適不然雖是此等耳目不及無要緊處亦加照管如云聽於無聲視於無形非謂所聞見處却可闕略而特然於此加功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謹其獨乃是上文全體工夫之中見得此處是念慮欲萌而天理人欲之幾又更緊切故當於此加意省察然亦非必待其思慮已萌而後別以

一心察之蓋全體工夫既無間斷即就此處略加提（讀本）撕便自無透漏也○文答胡季隨書不是欲發時節另換一心來省察也○只是此箇全體戒懼底略更開眼耳○朱子語錄戒謹恐懼是由外言之以盡於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及於外自所覩所聞以至於不覩不聞自發於心以至見於事如此方說得不可須臾離出○戒謹恐懼乎其所不覩不聞是從見聞處戒謹恐懼到那不睹不聞處這不睹不聞處是工夫盡頭所以謹獨則是專指獨處而言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謹獨緊切處○問謹獨曰是從見聞處至不睹不聞處皆戒謹了又就其中於獨處更加謹也是無所不謹而謹上更加謹也○戒謹不睹恐懼不聞非謂於睹聞之時不戒懼也言雖不睹不聞之際亦致其謹則睹聞之際其謹可知此乃統同說承上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戒懼也然下文謹獨既專就已發上說則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也○存疑莫見乎隱節意謂道不可離於須臾君子自所睹所聞以至不睹不聞間無所不用其

謹矣若夫方寸之中是爲暗處一念之發是爲細事是乃不睹不聞之終所睹所聞之始所謂天理固當發現人欲亦萌乎其間時也此正理欲分界善惡關頭尤是緊關去處君子雖云無所不用其謹於此若不更加詳慎則前面雖有許多存養工夫未免盡棄後來雖欲用許多存省工夫亦無及矣故子思上文既說戒懼於此復說謹獨又是就其中特揭切要工夫以示人要不出乎上文戒慎恐懼之外也○謹獨工夫只是就一念萌動處體察不得放過看是天理是人欲是天理便從此保養擴充將去是人欲便從此遏絕了然則謹獨含省察存養克治在內言省察以其尤切耳○此兩節從來人都說作靜而存養動而省察恐獨不然按上言道不可須臾離則是無時不當戒謹恐懼也獨以爲靜可乎下言謹獨方是隱微處致察都未說到見顯處也概以爲動可乎○章句只說存養省察都無動靜字何等穩當○看來存養省察二者亦要並行存養就要省察專靠一邊不得不存養則此心有時而放逸存養而不省察則此

始萌也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夫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慎獨之本義也謂謹之於言動之已著慎獨之旁意也本義之中自包含旁意蓋省察之功於是乎備而與下文章句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應物之處云云亦無不相合矣○按章句戒懼恐慎以常存敬畏領起或問則云君子自其平常之處無所不用其戒懼而極言之以至於此語錄則有戒謹恐懼是普說之論有此是統體做工夫之論有不睹不聞是工夫盡頭之論有此是從那盡處說來之論

其答呂子約書則云無所不戒謹者通乎已發未發而言而謹其獨則專爲已發而設凡此皆兼動靜言之未嘗專以存養屬之靜時持論甚允無可議也但語錄中更有云若只說存天理更不謹獨却是只用致中不用致和又云不睹不聞者已所不睹不聞也獨者人所不睹不聞也如此分兩節工夫則致中致和各有着落處此實不免以存養省察分配未發已發今此條語意雖以戒懼爲統同說然其要歸乃云此段正是未發時工夫只得說不睹不聞其意似不得已而遂以存養屬之未發以與下文致中相連綴當更詳之
困勉錄曰存疑此段最足破

講家之惑。戒懼是合動靜工夫。慎獨是動靜之交。不可竟說是動。慎獨原即在戒懼之內。特以其工夫緊要。故特抽出言之。

心放逸而不自知。先儒謂存養是主人。省察是奴僕。正是此意。思此以謹獨爲省察。亦是只就隱微一時而言。其要之學者。一日十二時。皆須點檢身心。不得一時放過也。○按存養二字本孟子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後人因此便說箇存養。然孟子之言存心養性本該動靜也。今用其言。乃專主靜時。可乎。以論語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總註觀之。其曰取舍之分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取舍之分益明。夫終食造次顛沛不違仁。皆謂之存養。則存養不可以靜言。更明白矣。○愚此說在章句或問自明白。人都不察爾。章句云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夫曰常存敬畏。雖不見不聞。亦不敢忽。可見君子戒懼之功。不特在於不睹不聞。或問曰先言道不可離。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夫曰當無須臾毫髮之不謹。則又何嘗偏主不睹不聞言哉。○看來兩節人之所以分動靜者。是緣致中和條章句自

困勉錄曰。未發已發。程朱皆分動靜二時言之。自陽明之學興。謂未發是發之主宰。即發而有未發者在。不可以二時言。而以先儒添入已字爲非。不知此乃朱子中和舊說。

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大本之立益以固。句差來。不知彼之言固有所因。豈可緣彼而遂錯認此也。何也。戒懼乎不睹不聞。則所睹所聞可知也。君子慎獨者。戒懼乎所睹所聞之初。而在所不睹不聞之內也。必特言者。揭其要以示人也。章句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兩段。是被戒懼乎不睹不聞以屬致中。截戒慎乎所睹所聞以屬致和。既欲中截以分屬。則當自靜之終動之始處截。故一則曰自戒懼而約之。一則曰自謹獨而精之。或者緣此。遂以戒懼爲靜時工夫。謹獨爲動時工夫。是不悟傳註立言之旨。遂將正經大義錯解也。甚矣讀書之難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

也後學其非故於章句或問皆不主其說而陽明猶有謂獨得之見意亦誤矣又曰此章異說紛紜如姚江之徒合戒懼愼獨爲一事合已發未發爲一時劉蕺山以未發屬動已發屬靜又東鄉謂愼獨後乃有中和稱按此說今宜以章句大全爲主○份按諸家多以戒懼即爲愼獨朱子力辯其非或問言之甚詳其論未發已發則有所謂中和舊說者謂人自嬰孩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又謂一日之間萬起萬滅而其寂然之本體未嘗不寂然所謂未發如是而已未嘗別有一物限於一時拘於一處也其後自悟其非深懲

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推本於天命之謂性一句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推本於率性之謂道一句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中爲性之德和爲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性也及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矣和不和之異皆既發焉而後見之是情也非性也孟子故曰性善又曰情可以爲善其說蓋出於子思○朱子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爲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皆謂此也林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而底道理看得極子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

刻甚乃以動靜寂感分爲二時如今章句語錄所載諸說是也彼并戒懼愼獨爲一事而合未發已發爲一時者直是拾朱子吐棄之說而祕爲獨得耳
困勉錄曰兩天下字一是以理言一是以人言須辨
份按問中和者一條乃董叔重說又于子所據以爲必戒懼愼獨後方有中和者也今玩心有不存數語猶或問所謂靜而不知所以存之云云皆以見中和之不可不致耳其正訓中和乃在中和者性情之德四語也且其曰心有不存則大本有所不立達道有所不行可見人人固有此大本達道而惟此心之存乃能立之行之烏得據以爲有

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有所當然無復乖逆所謂和也○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以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爲中也寂然不動者

工夫之證乎。○又按明人謂戒懼慎獨後方有中和者。不始於叉下子。其說見說統說叢談經疏中。又按吳因之謂喜怒哀樂未發即涵養也。本性即工夫。工夫即本體。並無兩項。亦不可從。
按北溪所謂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云者。亦是見得中和之不可不致。非謂必戒懼慎獨方有中和。如明人之說也。考之朱子集北溪問語有云。未發之前聖與愚同此一大本。及其發也。衆人所自然中節處。亦與聖人底無異。又云此節正義只是推原性情之本統。就天道言。若上文兩節乃是就人工夫言。而下文一節則工夫之極。是北溪之不主工夫養成之

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咈戾。故曰和。○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問發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還有分別否。潛室陳氏曰。既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著耳。○蒙齋袁氏曰。喜怒哀樂未發則渾然在中。及發而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為和。○雙峰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雲峰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

說明矣
困勉錄曰。雲峰謂上文見人心於道不可離。此見道在人心本不可離。講家多主此說。然未確。道在人心本不可離。論理固然。然此節是推原道不可離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仇滄柱曰。性情之德如此。使靜而不能戒懼。則大本有時不立。動而不能慎獨。則達道有時不行。此所以不可須臾離也。乃是推原不可離之故。非謂道本不離人也。
份按蒙引此條與哀公問政章論五達道互相發明。其論極精。

識之。○通考黃氏洵饒曰。善觀者當於已發之時觀之。此是言其自然之理。○中者性之德。和者情之極。○中性善和情善。中和人所同有。位育人所皆能。附朱子答呂子約書云。須知上四句分別中和。不是說聖人事。只是泛說道理名色地頭如此。下面說致中和。方是說做工夫處。而惟聖人為能盡之。○蒙引或曰。天命之性。只有仁義禮智。及其發則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今置此不用。而用喜怒哀樂何也。曰子思孟子立言雖殊。然要之亦只是一理。蓋仁義禮智之性。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見於日用應事接物之間。究其月亦不過只喜怒哀樂而已。如惻隱於孺子之將入井。便是哀之中節者。羞已之不善。惡人之不善。便是怒之中節者。辭讓之中。有因喜而辭讓者。亦有因怒而辭讓者。至於是非。必喜是而怒非。以此觀之。喜怒哀樂之情。與惻隱羞惡等情。初非判然二物矣。○存疑。章句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曰中曰和。曰大本。曰達道。是性情之德也。不戒懼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不謹獨則失其和。而

困勉錄曰這一箇致字不是戒懼慎獨便叫做致要於戒懼慎獨中做到積累純熟極盡處纔叫做致有多少次第在章句云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二句最有斟酌

○按致中就未發時說戒懼乃統體工夫則戒懼不止於致中也然而致中之功則由戒懼而約之也致和該初動以至於動之終說慎獨止是初動工夫則慎獨不足以盡

達道不行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或問自明白。蒙引云有是人則有是心有是心則有是性情性之德則道之體也情之正即道之用也人孰無是性情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此說似未切○中節要看得細如不當喜而喜此固不是言中節若當喜而喜之中分數有多寡之差亦是未中節處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謬靡幼反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勉齋黃氏曰章句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精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橫致如一箇物打

致和也然而致和之功則由慎獨而精之也

夏雨蒼曰向嘗疑心當靜時一加存養則心本靜而我反動之奈何及讀朱子答孫敬甫書曰所論纔說存養即是動了此恐未然人之一心本是光明不是死物所謂存養非有安排造作只是不動著他即此知覺炯然不昧但無喜怒哀樂之偏思慮云爲之

迸了四闘恁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雲峰胡氏曰章句精之約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者愈至此之謂中和之致也○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東陽許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慎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 附 朱子語錄問致字曰而今略略地中和也喚做中和致字是要得十分中十分和又問看工夫先須致中曰這箇大段著腳手不得若大段著腳手便是已發了○問先生云自戒謹而約之以至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天地可位所謂約者固異於呂楊所謂執所謂驗所謂體矣莫亦只是不放失之意否曰固是不放失只是要存得問孟子所謂存其心養其性是此意否曰然伊川所謂只平日涵養底便是也○朱子文集答張

識耳當此之時何嘗不靜不可必待其然都無知覺然後謂之靜也湖以是知前者所疑之妄且以知靜中原當有知覺故程子闢坐忘之說以爲坐忘即是坐馳也
份按攻章句者曰人必睡熟方不見不聞如何又戒愼恐懼得彼蓋不知靜中自有知覺而誤疑涵養即是動也彼又不知所謂不覩不聞只是萬事尚未萌芽而誤以爲必是合眼掩耳時也是皆朱子所嘗辨論及之者也

欽夫書君子之於敬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也未發之前敬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敬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艮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存疑章句至靜至字亦輕觀下文應物字可見○論致和工夫自一身動處如足容重手容恭之類皆在致和條內極其小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此致和也極其大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此致和也就此篇論之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妻子好合兄弟旣翕此致和也舜之大孝文王之無憂武周之達孝仲尼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君子之議禮制度考文此致和也○此心方發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天理則中節人欲則不中節夫立心之私者除却不道立心之公者或其見不明錯認人欲作天理者往往有之此猶是

困勉錄曰天地是萬物之統體處心是氣之統會處故以心爲位萬物是天地之散殊處氣是心之散殊處故以氣爲育又曰天地位只是天下大綱都好了故致中便能如此萬物育是天下事事都好了須致和方能如此

粗者耶又有雖知理欲之分而於所見天理之中分數不能無過不及之差焉終亦歸於人欲而未得爲中節也謹獨而精之便要分別到這裏方是精○蒙引章句以至於至靜之中以至於應物之處此處不可讀斷了蓋不用至靜之中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不用應物之處字無以起下文之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安可泥此而以爲上面之靜猶未是至靜之中上面之動猶未是應物之處耶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致中**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天地位**吾之氣順**致和**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天地氣順則萬物育**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不出吾性之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又天地位萬物育則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雲峰胡氏曰致吾

份按蒙引此條甚精愚謂脩道以仁註云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孟子人皆有不忍之心註云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所生之物因各

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附]朱子文集李時可問致中和專言自己之事恐欠推以及人數句答曰既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達道則只是此箇中和便總攝了天地萬物不須說推以及乎人也〇[朱子語錄]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曰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歟〇[讀書錄]致中是窮神繼志之意致和是知化述事之意〇人心所具之性即天地之理人身所稟之氣即天地之氣故能致其性之中則天地位致其氣之和則萬物育〇[蒙引]章句謂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靜言思之理固然也蓋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不過陰陽五行而已而其陰陽五行之理則悉已交付在我之身矣是天地乃吾種也至於萬物亦同是

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是亦天地萬物與吾一體之義也〇又按西銘云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註云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又謂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蓋陰陽五行之氣人物得之以爲體陰陽五行之理人物得之以爲性此天地萬物所以與吾一體也

份按程子曰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朱子曰未發之中敬以持之使此氣

出於天地之陰陽五行所生者眞箇是乾吾父也坤吾母也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如何不是一體初開天地以此理全付於吾吾却自戒懼謹獨而充之以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能全盡其所付之理而又有以參贊乎天地如克肖子之能成父母之事者矣此蓋此章之大旨也〇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正然後天地之身安所謂位也天地之身安則天地之氣順矣天地之氣順然後萬物之得是氣以化生於天地之間者始遂所謂育也

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三山陳氏]曰體之立所以爲用之行也用之行所以爲體之立之驗〇[新安陳氏]曰體靜用動分言之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一理天地位則必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

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朱子]

象常存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又謂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明辨易差方所謂體立而後用行者意蓋如此蓋主靜之說也

份按方是至處下文云自一物之得所區處之合宜以至三光全寒暑平山不童澤不涸飛潛動植各得其性方是天地位萬物育之實效蓋致者推致極處之名須從頭到尾看方見得極處若不說到

曰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材這便是萬物育以至若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行〇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言如一介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便得天下歸仁為有此理故也〇問堯湯不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經言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〇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應〇天地位萬物育便是裁成輔相以左右民底功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竭者有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夭失所者有矣萬物安得而育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工夫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隨一箇地位去

天地萬物真實效驗便是只說得前一截却要准折了後一截元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此段不可刪去若刪去便是朱子所謂只說得前一截原不是實推得到極處也

份按位育之義朱子謂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為盡則雙峰是有此理之說正或問所謂為未備者輯釋刪去此四字最當而編大全者復存之何也

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〇西山真氏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懼靜時敬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〇雙峰饒氏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為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為天下主則能使天地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是即位育之極功也〇雲峰胡氏曰中和雖有體用動靜之殊然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有不得而析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

份按程氏復心以下諸說多不足取不知續大全者何故採入程氏此說尤為龐雜所謂不覩不聞于戒懼見隱顯微於慎獨幾於不成文理矣

有以行亦非有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只言時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新安陳氏曰〕由教而入之學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學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之為標的也○〔東陽許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若心正氣順○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處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通考〕程氏復心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中則所存者得發而中節謂和則所審者當中者大本天命之性也和者達道率性之道也致中和位育脩道之極功也天地位中之至也萬物育和之至也未發之中靜不失其性之德則道之體中節之極動不違其情之正則道之用此由性情言之皆存養省察之要中和之效也合而論之天以陰

份按朱子謂喜怒哀樂未發時其耳目自有見聞然則不覩不聞乃未發盡頭處靜之至矣今乃謂自不覩不聞於外又收斂入內至此心寂然不動之中則是謂進乎不覩不聞且別有至靜之中敗聞此是何時節乎蒙引謂丁大有淺深動靜無處史氏失朱子命詞之意而為此曲說誠哉是言也○朱子謂不覩不聞不是合眼掩耳只是喜怒哀樂未發凡萬事皆未萌芽時其實通備之言故不覩不聞正須着看如過泥此四

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理者形而上者也陰陽形氣形而下者也氣化[illegible]理賦之中道之不可離者也不覩不聞於戒懼爲隱顯微於慎獨皆所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循性道之體用致中和之位育所以順氣踐形而存本然之天理實皆學問之極功而中庸之道也○〔史氏伯璿曰〕竊詳此段章句之旨戒懼二字是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二全句意對慎獨言之耳兩自字兩以至於字是推而極之之意所謂致也大凡靜是自外靜至內必耳目無所睹聞於外矣然後此心寂然不動於內內即所謂至靜之中也動是自內動出外必一念萌動於內矣然後與事物應接於外外即所謂應物之處也約是自外收斂入內之謂精是自內審察出外之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蓋曰自不睹不聞於外而戒懼之又收斂入內至於此心寂然不動之中無所不用其戒懼則致中之工至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蓋曰自一念萌動於內而慎之又審察出外至於所應接之事物無所不

字必謂合眼掩耳乃爲未發則朱子嘗因呂子約之問而痛斥之矣一則謂使人有生已後未死已前更無一息未發時節惟有爛熟睡著可爲未發而又不可以立天下之大本一則謂只是一種神識昏昧底人睡未足時被人驚覺頃刻之間不識四到時節有此氣象聖賢之心湛然淵靜聰明洞徹決不如此若必如此則洪範五事當云貌曰僵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塞乃爲得其性而致知居敬費盡工夫却只養得成一枚癡獃罔兩漢矣蓋過泥不翻不開之患如此今史氏尚以此爲未足而謂進此別有至靜之中謬之甚矣份按朱子明說各隨地位去

用其慎則致和之工至矣無少偏倚無少差謬是一時極其中和之意是自外至內自內至外無不全盡之謂先儒以爲横致之致是也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無時不極其中和之意是從今至後從此至彼未嘗間斷之謂先儒以爲直致之致是也語錄有曰戒懼是由外言之以盡乎內謹獨是由內言之以盡乎外○又曰朱子從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上說來則曰心曰氣而一體無不衆矣○朱子不以心正氣順爲中和○特曰能致中則在我之心正○能致和則在我之氣順○心正則天君安泰○即一身之天地位也○氣順則百體愉豫○即一身之萬物育也○在我者如此○則在外者亦如此○感應之理○自然而然可見一體之實○以一體之意觀之則人便是天地之心吾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天地之心即吾之心耳○又曰中和位育或問明以事言而謂彼以理言者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之爲盡矣故陳氏亦曰此乃有位者之事功非泛就君子說辨此則饒氏是有此理之言正或問之所謂未備者讀者考焉可

做不道士大夫便不致中和陳氏謂此乃有位者事功殊謬如謂必有位者乃有位育實事殊不知一家一鄉之位育亦自有實事也
份按體立而後用有以行此致和所以本於致中也若曰致中本於致和則倒置矣或問謂未有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便的當

也○〔黃氏洵饒曰〕工夫在此○致中則天地由此而位○致和則萬物由此而育○能致中則能盡天命之性○能致和則能盡率性之道○能此二者○則脩道之敎由我而立也○〔又〕曰未有致和而不本於致中未有能致中而不本於致和者孟子之言一本於此○天地位萬物育兼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知化育贊化育則專言聖人之能事自二十二章凡言天道皆聖人之能事凡言人道皆學問之極功又必至三十二章天道聖人之極致而無以加然後爲盡耳〔附〕蒙引大抵天下有本然之義理○有當然之工夫○有自然之效驗○性道教三者皆出於天○本然之義理也○戒懼以致中○謹獨以致和○當然之工夫也○天地位萬物育○自然之效驗也○蓋有是義理○必有是工夫○以全是義理○有是工夫○則自有是效驗以應是工夫○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通考〕黃氏洵饒曰所傳謂堯舜禹孔子所法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首三句

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二句次言存養省悉井反察之要。戒懼慎獨二節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和位育三句○黄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理本原功夫次第與夫效驗之大無不該備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聲夫音扶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新安陳氏曰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之道也反求諸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慎獨以遏人欲而已充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也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陳氏曰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造聖道之閫奥其首章子思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三字血脉

份按大學正心條内自有靜時工夫陳氏所云似未的也

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真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而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深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絕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指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肩之者聖師有此賢孫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通考史氏伯璿曰趣完具於己謂之體衆體聚會謂之要又曰此章前後五節皆是以本然之道理與當然之工夫相間而言而二者之中又各以一體一用對待言之極爲詳整第一節是總言以

起之性是體道是用天理之本然者也敎即脩道以復其性之謂人事之當然者也第二節第三節是由敎而入以存天理遏人欲之事此是就體用上做工夫處第四節是包性情之德對言此又是申言本然之道理處以見道之體用自然而然故見道之本不可離者如此第五節是就性情之德上做工夫處又推效驗而極言之此又是申言當然工夫與學問之極功也[附]東陽許氏曰此章首言性道敎之義次又言性情之則而兩節工夫止是戒懼愼獨兩端致則極乎此二者也致中是戒懼而守其未發之大本所以養天命之性致和是愼獨而精其中節之達道所以全率性之道前後只是性道兩句工夫而敎在其中其用功處只有戒愼恐懼愼致六字而已

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雙峰饒氏曰首章論聖人傳道立敎之原君子涵養性情之要以爲一篇之綱領當爲第一大節[通]考史氏伯璿曰按章句首

困勉錄曰首章雖連下十章爲第一支然其實總冒全書不止爲下十章之綱領故史氏伯璿分爲五節自與齋王氏東陽許氏黃氏洵饒四支之說並行不悖也若雙峰分爲六節則斷不可從也

困勉錄曰此章是言君子與小人相反處以下諸章是言知愚賢不肖之與君子不同處其意各別

困勉錄曰小人反中庸有似是而相反處有不似而相反處非說乡是故以居之不疑爲說者偏謂無居之不疑解者亦偏

章至二十章次序已無可議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次序則饒氏以來諸儒其說多有變亂章句之序者雖大綱不可改章句之舊若其所節目似亦有可以補章句之所未備者今存之以備參攷其猶有未備者則僭附愚見以足之云其詳已具各章○右一章是第一大節○[黃]氏洵饒曰此章爲第一支分其下十章節解○支略而節詳支節中又有支節詳略中又有詳略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所以不析開說 **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提掇篇首一句以爲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 **唯**通與惟 **君子爲能體之。**[新]安陳氏曰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爲己任之意[通]考[吳]氏程[曰]體認之體與首章

困勉錄曰總註雖引游氏曰以德行言之則曰中庸然論本然道理亦可謂之中庸故首節仍把中庸作道理解蒙引說是

說約曰君子之中庸也一條蔡氏作子思釋孔子之言今

深體同。下體字。乃體段之體。○黃氏洵饒曰精微之極太極也爲能體之則表裏皆是中庸矣**小人反是**雲峯胡氏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附蒙引本文中庸字屬君子章句乃把作道理解者蓋道理本自中庸也故承之以惟君子爲能體之體之者依其本然之謂也章句體字亦從本文下句反字而生反者不依其本然者也○精微之極致即所謂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但此以理言彼以人之得是理者言爲小異耳。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此是正解說上兩句**○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上聲**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徒案反**也。**程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愼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旣是君子又要時中旣是小人又

通作俱孔子之言份按朱子謂君子只是說箇好人則君子之德不過言其氣質淸淑天然是箇好人耳蒙引以戒懼恐愼云云屬有君子之德句內殊失朱子之旨存疑駁之是也推朱子之說則小人之心云者乃是言其稟得乖戾天然有小人之心不是箇好人如此而又不能戒懼愼獨以變化氣質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君子之德小人之心皆當止就資稟上說與戒懼恐愼工夫無涉蓋句前六句已正解文義君子知其在我以下乃是推原所以又能時中所以又無忌憚之故不可再將君子之德小人之心二句來相混也或謂君子之德止就質言

稍偏須兼學說恐謂若兼學說恐又侵了戒慎恐懼工夫不若止以質言爲得朱子之旨蓋朱子所謂是箇好人者猶善人之質美未學君子而不能時中者則善人之不入於室也

份按黄氏行道而有得於心說得君子之德字太重與朱子只是說箇好人之說不合此條不必採入

份按時中下當找足庸字

無忌憚二叉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新安陳氏曰。朱子蓋就兩箇而字上咀嚼出意味來。○通考黄氏洵饒曰。君子言德者。行道而有得於心之謂。小人謂之心者。雜善惡而言。皆已發之事。惟未發之時存養。所以發皆中節。**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問何謂時中。程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之世為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為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

份按三山潘氏謂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曾齋許氏謂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

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雙峯饒氏曰。中庸之理。即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為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於民。亦只是中之用。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曰。既曰隨時以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閒。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為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三山潘氏曰。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小人放肆而無忌憚。是以與中庸相反。○新安陳氏曰。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為重。如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

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仁顏孟同歸於中明乎此可論聖賢之時中哉補出省察以推原君子所以時中蓋以戒慎恐懼是統體工夫原兼省察在內也困勉錄謂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兼動靜說是工夫頗與潛許二說相合似乎可從然陳新安則謂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胡雲峰謂未發時戒慎恐懼及其發也又能隨時取中許白雲謂戒懼是言平日存中之體而無時不中是言發處皆中盧蒙引謂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者所以存天理之本然乃不偏不倚之中此四說皆是以說中戒謹不覩恐懼不聞屬靜時中屬動與潛許陸之

天命。故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戒懼卽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與戒慎反。無憚與恐懼反。是卽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魯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爲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爲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旣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附四書通章句所謂在我者。卽首章所謂無一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君子知其在我者云云。卽首章所謂學者知此。則其用力自不能已也。○存疑君子知其在我者。故能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此是推上一層工夫說。君子所以時中處。不是屬有君子之德句內。觀或問曰。君子爲能知其在我。而戒慎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而得其中。尤明白矣。新安虛齋說俱不是。○肆

說不可竊考朱子謂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又謂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現此則所謂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例卽所謂自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卽所謂所以能時中者以有未發之中在蓋體立而後用行之意也四說恐亦未可非當更詳之○又按時中乃無過不及之中自應專就動邊說困勉錄謂兼動靜說不可從

欲妄行。便是無忌憚。是自不戒謹恐懼來。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恐懼。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而不戒謹恐懼。是以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也。○章句所以歸重於時者。緣中之本旨。只是時中之中。從前聖人說執中建中。皆是時中之中。未發之中。至子思始發之。蓋推本而言也。要之涵養未發之中。亦卽爲時中之地耳。故章句歸重於時中。至或問則言時中。全不及不偏不倚意。尤可見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音燭 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去聲 言之。則曰中庸是也。○通考。黃氏洵饒曰。性情是自然中和。該體用。德行見於事。中庸兼體用。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庸之中。兼已發未發二義。○

㑹按雙峯此條輯釋不取不必添入

陳氏曰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勉齋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雙峯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所作中庸亦只爲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者也二者雖同此中之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愼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求合乎事理二者内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言中庸使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乃變化氣質之方也○新安倪氏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在主乎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若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附蒙引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如君子中庸舜之知回之仁子路所聞於夫子之勇以至遵道而行依乎中庸不見知而不悔者便是能存養以致中而天命之性立省察以致和而率性之道行教亦在其中矣若小人之反中庸民之鮮能久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人之所以不能期月守中庸之不可能以至索隱行怪半塗而廢其間人品高下固有不同然均之爲不能致中和而無以立教於天下者也通此十章之言總只是首一章内所含之意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

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去聲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北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末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少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己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雙峰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義○格菴趙氏曰此章無之為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隱括○雲峰胡氏曰此北論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期月守是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者不能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能知柔者本不能行惟百倍其功則能行後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下是能行惟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能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其至矣乎至以理言略○憂深言切○不及則未至至字放輕說中庸之德為至此至字本章之意○此章因鮮能以起不行不明之意

附蒙引章句云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或謂由在上無脩道立教之君故民不興行此蓋誤認世教衰之義而以民字為專指下民也審如其說則聖人但以中庸之德責在下之人而不以責在上之為民表者獨何理也且君子不得聞大道之要亦未必不以世教衰之故蓋民即人也易曰君子辨上下定民志民字亦兼上下言也○既是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何故民乃鮮能之曰下章所言正是其所以鮮能之故蓋以知愚賢不肖者生稟之異而失其中又無教以裁其過引其不及而使歸於中也

份按中而已矣句最須著眼蓋自二章至十一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也

份按具於心者亦不止不偏不倚之中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雲峯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爲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爲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

份按纂疏四書通輯釋此條則必不復求下有知字何故刪去

份按或問云此章承上章民鮮能久矣之意雙峯謂承上二章者謬也

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故若浼焉則必不屑爲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天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爲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汙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蓧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闒茸卑汙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小人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及爲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爲庸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何

份按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兩不是字轄釋作不但蓋言行本是說人去行道明本是說人知此道然不但此也用不但二字以叫起下句亦是說道之自行自明於天下措詞最有斟酌胡可改也

份按雲峯專以愚不肖為不勇似未當故附倪氏之說以補之

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之全體言○問賢讀本合屬
行知合屬明夫子卻交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
曉得夫子何以日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
子所以有此歎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
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
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新安王氏曰
自世俗觀之過疑勝於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
庸則一也○雲峯胡氏曰此章分道言之不行不明而
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
以明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為此三者發端而言
知者知之過以道為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
道為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
進不勇也○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
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三者皆
人貴知爾若真知理義之極至賢者固無過知者亦
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知者
知其故也○詳切○行之不著習之不察○道不行

是行事而下先言知者過之蓋知者惟知是務而略
於行故先言知道不明是知事而下先言賢者過之
蓋賢者惟行是務而略於知故先言行下章言舜之
知集註言道之所以行顏子之行集註言道之所以
明知行兩盡而已〔附〕朱子語錄問道之不行一章這
受病處只是知有不至所以後面說鮮能知味曰這
箇各有一般受病處今若說道之不明也知者過之
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恁地便說得順今恁地曉說時緣是知者過於明
他只去窮高極遠後只要見得便了都不理會行如
佛老之屬他便只是要見得未見得時是恁地及見
得後也只恁地都不去行又有一般人卻只要苦行
後都不去明如老子之屬他便只是說不要明只要
守得自家底便了此道之所以不明也●輯釋道川
倪氏曰愚者不知所以行亦不仁也不肖者不求所
以知亦不知也賢知者安於過不能俯而就亦不勇
也凡過與不及者皆能力於學以變化其氣質斯為
勇矣○存疑上章言中庸之德民鮮能此承上章民

份按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二句乃黃直翁語汪德功舉以為問而朱子然之
呂晚村曰飲食節如詩之比興說飲食便是說道神味無

之所以鮮能者由於賢知愚不肖之過不及也○以不行屬之賢不肖不明屬之知愚亦得如此言者見知行之相因也○蒙引以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為道之所以不明亦自說得然更不得如此之切蓋一則全以為不足行一則全不知所以行此所以於說不行為尤切也彼知之過愚之不及固猶有知在也以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為道之所以不行亦自說得然亦不得如此之切蓋一則全以為不足知一則全不求所以知此所以於說不明為尤切也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固猶有能行在也故交互言之殊不苟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生稟之異也末云鮮能知味以警其不察啓以加學問之功也生稟雖有過不及若能加學問之功則可以至於中矣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是以有過不及**

之弊三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饒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能知道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末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爲先惟不明故不行也○新安陳氏曰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爲頭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清而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及也○通考○史氏伯璿曰陳饒二氏說皆不爲無理竊以章句推之恐未必如此也章句曰道不可離者人莫不飲食之喻也曰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者鮮能知味之驗也何嘗專主知言哉蓋此章自起首至不肖者不及也皆是正說此二句乃是譬說以結上文之意耳初不可以此知字爲對行而言之知字也如此則人莫不飲食也是譬之道不可離之意鮮能知味是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喩經中人字亦是指飲食之人與章句人自不察之人不同章句人字却是指知愚賢不肖者而言察字亦

窮若實說飲食是道乃痴人夢語不直腹痛
份按吳因之曰此承上文而歎其不察非謂所以過不及者由不察也呂晚村曰上過不及乃道之所以不明不行此不知味乃人之所以過不及之由二說不同玩註中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句呂說爲長
份按困勉錄謂章句道不可離則人莫不飲食也人自不察則鮮能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意上節甚當新安陳氏謂道不可離當在人莫不飲之上人自不察方可貼入莫不飲二句不可從
份按史氏此條謂知味不專主知說甚當但字句太繁冗今略照通義本刪之然尚未

簡淨也。

份按章句既云由不明故不行則此章句應單承知愚不承賢不肖

非貼經文知字「言者」不過是言知愚者不察在己所知之過不及。賢不肖者不察在己所行之之過不及而已。鮮能知味大槩是譬喻知愚賢不肖所知所行無有不過不及者之意。知字不必泥也。附存疑人莫不飲食條章句道不可離。不能離也。與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少異。觀或問固不外乎人生日用之間。特行而不著習而不察。意可見。○蒙引鮮能知味之知。所譬含知行二意。又稍在知行之前。故章句云。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雙峰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附纂疏陳氏曰人之所以不能行道者以其不能知道也。

份按黄氏此條竟遺却不及一邊何也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為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此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雲峰胡氏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指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又指行而言通考黄氏洵饒曰道其不行矣夫道之不行也惟舜之知然後可以行之所以承上起下○上章言道不行由知者過之故又言道其不行能有如舜之無過不及則非知者之過此道之所以行也此是承上起下附纂疏黄氏曰因知之過愚之不及以數道之不行也又曰是引起舜事○通義程

份按其斯爲舜句須歸根大知玩或問此舜知所以爲大二句可見或謂官云這箇纔是舜不必添出大知謬甚

困勉錄曰唯大知而後能問察隱揚執擇而知愈大二意須兼說大全朱子知是翼註謂舜不是取人之明以益己如此似聖人原有遺明而待人益之矣分明是說與人同不見形骸只見道理是因之謂不自用而取諸人正是大知之實不是大知所由成雖俱說得是然止說得一邊

讀本

〔氏〕復心曰此章因知之過愚之不及以歎道之不行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行而明又所以起下章之義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 〔朱子〕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爲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己所有便有窮盡

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 〔朱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

份按伊川先生曰云云連上是一條不必間以一圈編大全者從輯釋中採出誤謂別是一條耳

李毅侯曰執兩用中正如負丹在手點鐵成金在人發之爲邇言在舜用之皆玄德矣○說統曰用其中於民是把此中用於民上不是用民之中○翼註曰於民二字輕只帶言○呂晚村曰兩端皆善中則善之至○困勉錄曰須知舜之取善自兼言行但本文問察隱揚執用則俱就言上說耳

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

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 樂音洛 〔朱子〕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新安陳氏〕曰隱惡見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

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 度徒洛反 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 與音預 此知 如字 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

礽按在我之權度三句最要緊不然便似舜只靠取諸人以爲知

以行也。朱子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爲兩端。而中摺其中閒以爲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閒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極厚者說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說是。則用厚薄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不用。而但取兩頭之中者用之也。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金至厚。十金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至薄。而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百金皆然。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閒。則這頭重。那頭輕。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曰。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曰竭其兩端。是自精至粗。自小至大。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毫之不盡。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自大至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曰惡一邊底。已自隱而不宣了。○葉氏曰。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善惡之兩端。乃是事已是而不非。已善而非惡。已皆當爲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非善惡爲兩端而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半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爲十分君子。小人不必爲十分小人。乃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可不辨哉。○雙峯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類推。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勉齋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雲峯胡氏曰。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爲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

困勉錄曰翼註謂執持也持而擇之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此說甚妙雙峯謂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用字當作擇字方是

呂晚村曰此章重行處意多中四句直注到用中方住好問好察只收拾得中之作料耳

份按顏淵曰以下似屬第合
如今搭題文字

言也。然此章正是學者用力之始。正當以聖人自期。
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為舜之
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
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顏淵之語以通看
二章云〔通考〕黃氏洵饒曰好察邇言如詢於芻蕘清
問下民之類○〔盧〕遠說詳○執其兩端謂求中也用
其中於民是言執中必執而後用也執即用也不自
用而取諸人如孟子所謂樂取諸人以為善也隱而
不宣隱惡也播而不匿揚善也廣大指隱惡光明指
揚善擇之審謂知之至即執其兩端是也行之至謂
行之盡即用中於民是也擇之審即舜之精行之至
即舜之一〔附〕朱子語錄問舜是生知如何謂之擇善
曰聖人也須擇豈是全無所作為他做得更密生知
安行者只是不似他人勉强耳堯稽於衆舜取諸人
豈是信手行將去嘗見諸友好論聖賢等級這都不
消得他依舊是這道理且如說聖人生知安行只是
行得較容易如千里馬云只是他行得較快爾而今
且學他如何動脚○〔蒙引〕舜好問者已知乎未知乎

先因之曰首章以戒懼慎獨
為不離道之功此合下又以
知仁勇為入道之門
李毅侯曰此章意猶云道其
不明矣夫
困勉錄曰時文多云雖其自
以為知便非大知若大知則
忘其知矣須知此意是實意
不重在不能守上○翼
注曰不能守畢竟由於知不
真若真知之何不能期月守
黃全重此意方見道之所以
不明不能守據舊說亦復失
之於過不及也時文多說作

曰聖人固無不知然亦有所未知者如孔子問禮問
官之類亦有雖知而未能自信必取質於人者如孔
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若曰已知而復問則是偽也
聖人無偽若先儒說孔子雖知亦問朱子以置之圈
外當有說也○兩端是舉首尾以該其中
間不止兩件而已故曰衆論不同之極致

右第六章 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
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予知之知去聲
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
也格菴趙氏曰此譬禍機所伏○擇乎中庸辨別彼列反衆理以求所

復失之於過還從前說
說約曰章句知禍知守是補出以對下擇守

謂中庸。卽上章。好、去聲 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 作答反 一月也。新安陳氏曰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仁壽李氏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己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不處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處。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雙峰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通考黃氏洵饒曰人皆曰予知云云。言詳意略〇切〇以況能擇之況譬也。附蒙引利之所在。禍之所伏。卽罟擭陷阱也。因逐利而罹害也。○知禍而不知避者。行險僥倖也。故卒不免。如貪財好色。彼豈不知其能致害。而僥倖之念未忘。苟且之習難革。必至於覆敗然後已。分明是知禍而不知避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雲峰胡氏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爲知。起下章回能守爲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知。起下章之所謂仁。通考黃氏洵饒曰中庸之不能守。惟顏子然後可以守之。亦承上起下。附纂疏黃氏曰因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以歎道之不明也。又曰是引起顏子事。

翼註曰此章重眞知而眞知全在拳拳服膺上見若只空空能擇不為眞知擇乎中庸即格致之旨是隨事隨物辨別衆理以求所謂中庸須要講得細善即中庸也得一善非止一善也一中散為萬用得一善便守一善是隨擇隨得隨得隨守意

份按困勉錄曰諸家皆認舜為知回為仁故於上下相承處多不明白須知子思之意乃是云如舜之知方可謂之仁如回之仁方可謂之知脈理自井然此說如甚與朱子所謂舜大知章行底意多回擇中章知底意多及回擇中章或問所謂茲賢也乃所以為知之説相合○呂晩村曰上章言能擇而不能守此似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上聲持之貌服猶著陟略反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程氏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己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雙峰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胸之間而不失不

則重守然朱子謂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何也蓋天下固有能知而不能行之人究其所以不行之故仍是知之不明耳金谿姚江未嘗不重力行但與格物窮理之學終相牴牾不略過擇中上半截乃得紫陽微旨

份按雲峰說雖屬餘意然亦是一說

份按翼註謂擇乎中庸便去行了得字是行得非徒知得

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善○黄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顏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雲峰胡氏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通考黄氏洵饒曰回之為人也語略而意詳○高堅前後正擇中庸處附輯釋信齋程氏曰知愚是就知上說其過不及疑若道之不明而乃言不行賢不肖是就行上說其過不及疑若道之不行而乃言不明觀二章舜與回之事[illegible]見矣舜以其知言也好問好察邇言則非知者之使不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則道何以行回以其賢言也得一善則服膺弗失則非賢者之過使不擇乎中庸則道何以明蓋舜之用中於行上用工此道之所以行也回之擇中庸於知上用工此道之所以明也●蒙引擇乎中庸自博文而來也服膺弗失則約禮之至矣○存疑擇乎中庸求知也行則何在服膺弗失即是行也或謂服膺弗失似不見得行愚謂心

其意謂守字乂在行字後謬
也蓋守即是行而得字只是
知得未是行得也存疑此條
最當余所見原本如此今方
氏本則謂行在擇中庸之後
得一善之先與翼註同失遂
爲困勉錄所譏然非其原本
也○存疑又一條謂擇中庸
將以行之者乃是先透𣸪服
膺意猶云將以守之耳非謂
行在擇之後得之先也將以
行之下接及其擇之而得句
今本作行之而有得亦失存
疑本旨

者身之主也豈有心藏之而身不行之之理故心不
在焉則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苟在
焉則先立其大者小者不能奪耳目手足俱從之矣
故服膺弗失即是行夫子告顔淵爲仁之日曰非禮
勿視聽言動而顔淵請事斯言即是
服膺弗失之事得於夫子之教也

右第八章〔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
之意弗失勇之意也〔通考〕朱氏公遷曰
中庸以事理言而德行之中在其中擇之屬乎
知守之屬乎行拳拳服膺亦屬乎行惟道中庸
爲致知之事若可疑者然行之而著習矣
而察蓋於行事之中又加致知之功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陳氏曰〕可
均似知可辭似
仁可蹈似勇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
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下同〕能天下之至難也以下
元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
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
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
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上聲〕能也〔朱子曰〕中
庸便是三
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
便是中庸○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説來蓋賢者過之
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
○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
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説中
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
〔玉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説知仁勇
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均之

困勉錄曰天下國家三句分
言之則可均似知下做此合
言之則每句内各有知仁勇
故大全陳氏及蒙引之説自
可兼用也
份按章句非義精仁熟無一
毫人欲之私者不能五程子
所謂克己最難也
份按語類三者做得恰好處
便是中庸下云不然只可謂
之三事此句更剔得醒不宜
删去

爵祿人所好難却也而資稟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爲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强力爲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峰胡氏曰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蓧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子糾之難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爲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歎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通考史氏伯璿曰雲峰胡氏辨饒說已詳然但辨得義精仁熟不賴勇之意而於似欠勇意之疑似猶未盡釋蓋章句此意只爲中庸不可能設此章引起下章說勇意自在白刃可蹈一句上章句三者亦知仁勇之事此一勇字已是引起下章說勇之意矣○吳氏程曰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計三十二字初本作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凡二十七字與先祖幼讀本同毅齋先生抹去以爲章句初本如此朱子以倚於一偏等語有病遂改之古之聖賢固有均天下辭爵祿蹈白刃而合乎中庸者未必皆倚於一偏但聞亦有不合中庸而以力爲之者故章句下兩不必字精矣剡按吳說不同當從陳氏所改定本附朱子語錄如知命耳順方是見得盡從心所欲方是行得盡○蒙引章句云亦知仁勇之事要看亦字知仁勇意不重也只是就天下事中舉出至難者有此三事非是於知仁勇三者之中各取出一事而言也○舊本云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資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今改本爲然皆倚於一偏故資

份按集編纂疏黃氏日抄四書通此節註皆用舊本陳定宇獨以今本爲定本然似不若舊本尤精蒙引之說甚當

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愚意自古亦有均天下國家而合於中庸者堯舜數聖人是也亦有辭爵祿而合於中庸者孟子曾仲連是也亦有白刃而合於中庸者比干是也若謂其皆倚於一偏則辭氣之間似爲稍礙未若不必字之爲從容圓活也況力之能勉者正以其質之近似也故舊本云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爲之精矣哉若改本謂質之近而力能勉則是以資與力相對說矣愚意舊本正是朱子後來之定本而今本乃是朱子未定之本或者錯認而謬改之耳○存疑此謂均天下國家者期於能處置得天下事而已未論及當理與不當理若管仲之治國蕭何之相漢是也此謂辭爵祿者但以不就之爲潔不論及當辭與不當辭以隱爲高者是也此謂蹈白刃者但以輕生爲勇不論及當死與不當死若子路之死於衛是也故皆可能中庸要亦不出三者之外若舜之協和萬邦文王之脩和有夏均天下國家之中庸也夫子之不脫冕而行孟子之不受萬鍾辭爵祿之中庸也比干諫而死蹈白刃之中庸也○三

者亦知仁勇之事觀一亦字可見不重知仁勇陳北溪小註通不粘著覺尤乾淨章句元本不必合於中庸似更無病○章句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無一毫人欲之私承上一句來義不精則疑似之間見之不真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處是固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義精矣而仁不熟則雖見得端端的的然此心未免出入雖欲由於此理之中時或逸於此理之外而不自覺亦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也故必義精仁熟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通考黃氏洵饒曰國家可均與大學平天下不同此乃質之近似能以力爲之未必合中庸大學平天下則合中庸矣三者得其當則合中庸矣附通義草廬吳氏曰此承上四章言知仁勇以起下章子路之勇第四章言道之不行不明由夫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其下六章言道之所以明所以行者在乎知

份按四書通輯釋思字作忠字文義更順

仁而竭力以盡其知仁者在乎勇也五章言由不明故不行以起舜之知由其明故能行也七章言由不行故不明以起回之仁由其行故能明也知屬知仁屬行既能知能行又在乎勇以終之而後能盡乎知仁也此章言中庸之難在於勇以終其知仁以起子路之勇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去聲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思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皙嘐嘐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儆之以秉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強爲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〇新安陳氏曰

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哉矯照應結束此例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去聲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爲強君子之道也朱子曰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〇三山陳氏曰既曰寬柔何強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〇雲峰胡氏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通考黃氏洵饒曰含容訓寬字巽順訓柔字以誨訓以教字且此章見得說詳〇史氏伯璿曰以含忍之力勝人章何所以明強之義者至矣陳氏

云守其氣質不變乃非經註之旨且不但可施於南方也附朱子語錄忍耐得便是南方之强○蒙引寬柔以教則誨人不倦之事不報無道則犯而不校之理如何猶謂之不及蓋此只是任他氣質做得來自不適中如夫子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固亦不輕於教也又君子有不屑之教誨如孔子之於孺悲孟子之於曹交是也而一於寬柔以教則有可以不用而用者矣安得爲中孔子曰以直報怨禮兄弟之讎不與共國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律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魯莊公釋桓公之讎於齊春秋譏之宋高宗楚襄王爲讎人役貽憤萬世此見無道之有當報者彼徒知含忍者一於不報安得爲中○存疑寬者不担人而皆有以教之也柔是其所教者隨物性之不齊而不强其從也含忍極是難事嘗觀世人或遇拂己事便忿然不自勝雖欲隱忍而不能自人觀之雖若剛毅之甚而實力量不足故能含忍人之不能忍者乃天下之大力量也○蘇子瞻留侯論說含忍意思與此異不可不知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

衽而審反**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胄**直又反**之屬**衽金革如云枕戈○三山陳氏曰臥席曰衽○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爲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衽然故曰衽○通考史氏伯璿曰以衽爲席則請衽何趾之意況兵戈甲胄二者不可相無以衽爲衿固可通然金革皆以爲甲不應身衣甲胄而手無可執之具也章句衽席之說又與古人枕戈之意相類何疑之有倪說可刪○吳氏程曰衽與袵同臥褥也視金革如臥褥之安**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雙峯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剛如坤至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才說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故其用剛也問一味含忍何以爲强曰固

份按南方之强節章句君子之道道字亦當輕看語類云此是箇好人故爲君子之事亦以事字言之蓋此二節章句道字事字微有分别要亦無甚輕重也

說統曰此節乃中庸之强○困勉錄曰明季講家以和不流爲處衆之道中立不倚爲持己之道大全蒙引俱無此說看來處衆亦有和處有中立處持己亦有和處有中立處不必如此分○翼註曰未達之所守平生之所守只是一樣但國有道則身出而仕

是舍忍然却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著報所謂以直報怨是也○雲峰胡氏曰南方之强固皆非中然以含忍勝人猶不失爲君子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爲强者之事道與事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風氣之大槩而言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用大南北之强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强學問之正所以變化其氣質者也通考宋氏公遷曰南方之强近乎理義北方之强純是血氣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新安陳氏曰此以君子之事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强應抑而强與一句矯舉小反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泮水篇云明明魯

回視潛倚則爲未達之所守國無道身未出仕故但言平生

份按困勉錄以不流不倚不變爲强此外别有中庸之道必如此四者之强而後能之夏看蒙以自勝其人欲之私爲强不流不倚不變四者爲中庸之道必有自勝之强而後能擇此四者中庸之道而守之二說不同竊玩章句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明指不流不倚不變四者爲强又玩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句此字亦指不流不倚不變四者而言是又即以此四者爲中庸之道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通承此則所謂中庸不可能三句蓋此不流不倚不變之道即是中庸之不可能

侯克明其德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傳云矯矯武貌○朱子曰强哉矯贊歎之辭倚偏著直略反也塞悉則反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泛言君子居之者不同附纂疏陳氏曰凡此皆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能中庸之不可能者是乃能擇而能守所謂義理之勇而非血氣之勇矣○四書通永嘉陳氏曰君子之强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於此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朱子曰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

者卽是君子之强汝之所當强者無所屬也陸與真之說皆非也○皇謂自勝爲强而謂不流不倚不變不足說强蓋誤認君子之强云者止承自勝二句而不知其爲通承此則所謂中庸不可能三句也又不曾細玩此四者汝之所當强句也若使不流不倚不變四者覺脫却强字殊與本文語氣不合○非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此四者中庸之道而守之自勝似在前一層說然於其六之能擇此四者能守此四者正足見其自勝之强則此不流不倚不變四者卽中庸之不可能者也卽君子之强汝之所當强也卽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也

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人多有所倚靠。倚於勇。倚於智者。皆是。中道而立。初無倚。把提不住。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强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太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强。中立在無所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雙峰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

份按章句所謂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存疑謂是成德後擇守語類謂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則是下學時擇守之功也蓋旣如此能擇能守而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徹頭徹尾不失而可爲眞能擇眞能守者其說固相成也

份按饒氏一件難似一件之說恐非本旨

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卽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北方之强。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强。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峰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强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强。南北以勝人爲强。其强也囿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爲强。其强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爲大也。○通考東陽許氏曰七八九章。皆言中庸而意不同。上兩擇中庸。每事上言。中庸不可能。全體上言。南方之强不及中。北方之强過於中。四强矯。上兩節言守身應事之常。下兩節言出處至極之變。强矯雖是言勇。而合中庸之體段。而不流不倚不變。正是立則防弊。以教學者處。附存疑四箇不字。皆兼擇守意。此成德後擇守。看章句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可見。○人之所是。吾從而是之。人之所非。吾從而非之。是和。然亦須看其所是非者何如。若於理果當。吾從而是非之。可也。若於理未必當。吾從而是非之。這便隨衆而流了。故與人和而同。其中自有

分曉。自有界限。自有把持。如此方是不流。○和最易流。與人和同了。便難於避人。所以易至於流。不居與人好了。遇著有不是處。便難變了。嘴臉亦只得糊塗依他去了。故和而不流。這地位極難。須是脚跟立得住。方會如此。故曰强哉矯。○蒙引中立而不倚。此最難言。中立者。無依而獨立也。此中字淺。與中庸之中不同。中立猶未是强。必至於不倚。乃爲强也。如舉世皆出而我獨處。是中立無依也。若非見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堅。少閒未有不隨衆而出者。如伯夷叔齊當武王之伐紂也。天下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同心同德之臣至三千人。皆以爲紂可伐而從周矣。獨伯夷叔齊斷然以爲不可。至於不食周粟。餓於首陽之下而死。是眞能不倚者也。故韓文公作伯夷頌曰。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於一州一國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特立獨行。亘古今。窮天地。而不顧者也。今世之所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爲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爲

不足。彼獨非聖人而自是如此。夫謂其非聖人而自是。亘萬世而不顧。此言疑於抑揚太過。而亦未是切語時中之聖者。然其力行不惑之操。眞有中立不倚之風。斯言足以發之矣。又如衆人皆處而我獨出。亦中立無依者也。然非知得十分透。守得十分定。少閒亦未有不隨衆而處者也。孔子當衰周之季。歷聘諸侯之國。而所如不合。轍環不已。當時晨門譏之。楚狂避之。荷蕢非之。沮溺丈人之徒。又往往剌之。雖親炙如子路者。亦且疑之數矣。而夫子以其不磷不緇之操。終不爲衆所譏而少輟其無君皇皇之心。故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又曰果哉末之難矣。蓋眞欲排天地氣數而反之。拔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置之衽席之上。信乎所謂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日忘者也。故卒老於行而不悔。其中立而不倚。又何如哉。○中立不倚。朱子語錄曰。如伯夷聞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而不倚處。此說却是隨時處中之意。似是將中立字重看了。竊疑中立字只是對和字言。此未

困勉錄曰。時解有謂依中庸句當與素隱遵道一句應。遯世句當與有述半塗二句應。其說謬甚。與章句相悖。

爲強也。其強處全在不倚上。如和而不流。和亦非強也。其強處則在不流上。須看本文兩箇而字。○和與中立字輕。與不變國有道國無道亦一例。強處全在四箇不字上。

右第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通考朱氏公遷曰。剛勇主乎理義而言之。餘如至大至剛。發強剛毅。雖柔必強。皆是此類。但吾未見剛與強哉矯。以德行言。發強剛毅。以德性言。至大至剛。以浩氣體段言。雖柔必強。以學問功效言。又如夫子言好剛不好學。是亦以德言之。但不好學則有其蔽。此正理義血氣之發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客反**蓋字之誤也。**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爲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索隱行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爲詭**古委反**異之行**去聲**也。**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潛菴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爲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附輯釋饒氏曰。不惟當世昧者惑之而已。**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朱子曰。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通考史氏伯璿曰。此節強字只就隱怪二字上看。便可見。若不是強。於當知當行事。尚不能盡。亦又何暇於隱怪處著力邪。今乃能索隱而行怪。非不當強而強。何以及此。附淺說。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章句此隱字。是隱僻之隱。是常道之外者。下章費

附按輯釋饒氏此條不可删。蓋言後世便包得當世也。說統謂不說當時之述而說後世。蓋後世聖遠言湮而想見先生有高奇之事。遂杳邈而遡取以爲新。如此說便穿鑿。乃知饒氏此條之精。

份按隱怪是失之過半塗而廢是失之不及各自一病或謂半塗而廢乃好奇之心所使畢竟歸於隱怪一路此說雖或有之然終未各自一病爲的當
困勉錄曰蒙引翼註俱云半塗而廢者不可便謂之愚不肖不知究其歸則亦是愚不肖也
翼註曰吾弗能已顏子欲罷不能正與此通困勉錄曰卽學不厭意

隱。是隱微之隱。乃常道之中者。二弗一正字同而義不同。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雙峯饒氏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雲峰胡氏曰]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

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

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只爲他知處不親切。故守得不曾安穩。所以半塗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通考]史氏伯璿曰知行二者。未嘗不相因。綦特成就結裹此知行而已。曰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又曰此其知雖足以及之。經文此句只說行能遵道。知意蓋於遵字上見。此行因知而有始也。曰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又曰行有不逮。經文此句連上句意。亦當帶知意說。而章句却全歸重於行者。是又因其行之不至。而所知亦爲徒知。不假言矣。則知又因行而無終也。經文但言行。而知意自寓。章句則以知行互文見意。以發經文引而不發之旨也。

份按翼註曰遯世不見知只一意不必太分別其說良是又按高中玄只說遯世又說不見知蓋遯世者藏於世也只遯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惟身旣遯人又不知乃人之所甚不堪者而能無所怨悔日有餘寧此正所謂潛龍乃聖學本旨所謂無所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

爲而爲者如此分別雖非正義知亦是一話頭○顧涇陽曰悔字與人不知而不慍慍字有辨慍者是已而非人悔者徇人而忘己不慍自反之至不悔自信之至然聖人只不悔而已至于謂知希我貴便多了一層意思○翼註曰悔字要說得細不悔又要說得自然不是有心把持○管東溟曰遯世與遯世別避者必隱遯者不必隱

份按饒氏此條非是蔡疏四書通輯釋皆不取殊爲有見困勉錄謂到了依據自然不悔是也衆引淺說俱云依是仁知不悔方是仁知之至皆饒氏此說誤之也○呂晚村曰聖學大段全在依乎中庸上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正

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見知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聲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與惟通後倣此聖者能之而已。雙峰饒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雲峰胡氏曰第五章爲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不爲於彼。便自弗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章句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總結三節弗爲索隱行怪知也依乎中庸知之盡也弗能半塗而廢仁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仁之至也皆出於自然則不賴勇也○宋氏公遷曰教不立故民鮮能學半塗故中庸不可能備知仁勇之德無過不及之弊故惟聖者能彼小人反之則能之而不欲也○史氏伯璿曰章句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此句隱然與上節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之意相類皆是因其能行見其能知處此知行之始事固可爲知仁矣殆文言所謂知至知終之意乎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句分明與上節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之意相反亦是因其行可見其知處此知行之終事所以爲知之盡仁之至也殆文言所謂至之終之之意乎知有不盡仁有不至如上節半塗而廢者則不能無賴乎勇知盡矣仁至矣尚何賴於勇乎故曰不賴勇而裕如章句此言蓋因上節吾弗能已矣之意而發上

是依乎中庸遯天自得之妙兩句離說不得一分輕重連遯世不悔亦不切聖人分上矣

份按蔡氏此條與章句稍異不宜採入

份按輯釋第五章五字乃是四字宜改正

份按章句弗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矣語氣本一串何必又分兩層自此以下諸說皆續大全者添入殊無足取也

份按能之而不欲句謬甚

困勉錄曰此章因上數章分言知仁勇以爲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自民鮮能久矣至此只如一章民鮮能與唯聖者能之正相照應前言

節章句曰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已耳此已舍不賴勇而裕如之意矣故於此發之耳○愚嘗合而言之則首節是知行之過處過蓋由於不當强而强也次節是知行之有始無終處無終蓋由其當强而不强也末節是知行之有始有終處有終則强不足道矣故曰不賴勇而裕如也達此則經註之旨可識矣[附]存疑依乎中庸與遵道而行之遵字不同依是出於自然不著力遵猶著力也○[蒙引]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正爲此箇道理出於天而備於我力吾分內終身所當服行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有見於此故能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

右第十一章。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卽以大舜顏淵子路

道之不行不明由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然未詳言賢知之過如何愚不肖之不及如何此章言素隱行怪便是賢知之過遵道而行半塗而廢便是愚不肖之不及至舜之知回之仁告子路之勇合之便是此章之聖大抵道止於中盡於聖聖只是中之至夫子雖不敢以聖自居然必揭出一箇聖者見天下只有一條正路猶孟子言法堯舜而已矣

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七到反道而成德矣[通考]黃氏洵饒曰知仁勇所以造於道而成三達德子路之勇未合中庸而曰子路勇者特就問强一章而言耳造道謂達道成德謂達德餘見形甸反第二十章[三山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能以體之其爲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惟勇者然後有以自强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是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卽率性之謂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雲峰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雙峰饒氏曰]以上十章論道以中庸爲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

當爲第二大節〔通考〕東陽許氏曰自第二章以來小人反中庸民鮮中庸之久賢知過中庸愚不肖不及中庸總歎曰道其不行矣夫故自六章以後開示擇守中庸之方在知仁勇第七章其義極於不能期月守中庸起下章之能守舜知是全體之知顏仁是每事之仁人之於道不過知行兩事四章既言道之不行不明知者知之過而不務行賢者行之過而不求知所以至於中庸者鮮故六章言舜知行之意重八章言顏仁知之意重七章知其理而行未至九章是行所難而知未至故此二章處於知行之後而下接言勇之前蓋謂仁知當勇索隱知之過行怪賢之過此不能擇乎中庸者聖人不爲也孔子前既有兩吾字以身任之下文但言惟聖者能之其實依乎中庸即夫子之弗爲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夫子弗能已者聖者能之正是爲學者標的○史氏伯璿曰右以前十章是第二大節大槩發明知仁勇此後九章是一節皆是發明費隱蓋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德是人所能知能行者道是人所當知當行者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施於當知當行之道故既論知仁勇即以費隱繼之此二大節相承之次也

昌平坂學問所

中庸章句大全上

中庸大全　壹

讀本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